

澁賀縣尋常師範學校藏書

明治二十年一月調査

第 一 號

三國志 甲十二之甲七

霍王向張楊費傳第十一

霍峻字仲邈南郡枝江人也兄篤於鄉里合郡曲數百人爲卒荆

州徵劉表令峻攝其衆表卒峻率衆歸先主先主以峻爲中郎將

先主自葭萌南還襲劉璋留峻守葭萌城張魯遣將楊昂誘峻求

共守城峻曰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昂乃退去後璋將扶禁向存

等帥萬餘人由閬水上攻圍峻且一年不能下峻城中兵纔數百

人伺其怠隙選精銳出擊大破之卽斬存首先主定蜀嘉峻之功

乃分廣漢爲梓潼郡以峻爲梓潼太守裨將軍在官三年年四十

卒還葬成都先主甚悼惜乃詔諸葛亮曰亮既亮士加有功於國

欲行爵遂親率群僚臨會弔祭因留宿墓上當時亮祭之子弋字紹

先主末年爲太子舍人後主踐祚除謁者丞相諸葛亮此注洪

中請為託室使與子喬共周旋游處亮卒為黃門侍郎後王立太子

子璿以弋為中庶子璿好騎射出入無度弋後引古義盡言規諫

甚得切磋之體後為參軍庾亮降屯副貳都督文護軍統事如前

時永昌郡夷獠恃險不賓數為寇害乃以弋領永昌太守率偏軍

討之遂斬其豪帥破壞邑落郡界寧靜遷監軍翊軍將軍領建寧

太守還統南郡事景耀六年進號安南將軍是歲蜀并于魏弋與

巴東領軍襄陽羅憲各保全一方舉以內附弋因仍前任寵待有

曰漢書春秋曰弋開魏軍米弋欲赴成都後主以備敵既定不聽弋

力臨三日者將成勸宜速降弋曰今道路隔塞未詳主之安危大故

和見弋以禮刑待境而隆不說也若萬一危辱吾將以死拒之何論

事一則將守土表曰臣聞人生於三事之如一惟難所在則致其命

以委到不敢有二晉文王善之又拜南中都督委以本任後遣將兵

三則功封列侯也羅憲賞賜弋弋愈怒越罵太守 襄陽記曰羅憲字

廣漢太守少以才學知名年十三能屬文後主立太子為太子舍人遷

信侯制再使於吳吳人稱羨焉時黃皓預政衆多附之憲獨不與同皓

遣下國守都督巴東為領軍後主拜憲為字副貳魏之伐蜀召字西還

城遂開成收城中擾動江邊長吏皆棄城走憲斬稱成都亂者一人

至乃率所統歸于都亭 日吳開蜀收起兵西上外託救援內欲襲

不恤我難而徵其利肯盟違約且漢已亡吳何得久寧能為吳除虜乎

節義莫不用命吳聞鍾鄩敗百城無主有兼蜀之志而巴東固守兵

臨江拒射不能禦遣參軍楊宗突圍北出告急安東將軍陳騫又送

城憲出與戰大破其軍孫休怒復遣陸抗等帥衆三萬人增憲之圍

城中疾病大半或說憲奔走之計憲曰夫為人主百姓所仰危不能安

命於此矣陳騫言于晉王遣荆州刺史胡烈救憲抗等引退晉王即

年亭侯會武陵四縣舉衆叛吳以憲為武陵太守巴東監軍泰始元

居洛陽武帝以子襲為給事中三年冬入朝進位冠軍將軍假節四

王連字文儀南陽人也劉璋時入蜀為梓潼令先主起事葭萌進

軍來南連閉城不降先主義之不強偏也及成都既平以連為什

邠令轉在廣都所居有績遷司鹽校尉較鹽鐵利入甚多有

裨國用於是簡取良材以為官屬若宮又杜祺劉幹等終皆至大

官自連所拔也遷蜀郡太守興業將軍領鹽府如故建興元年拜

部曲早卒追贈廣漢太守襲子徽順陽內史永嘉五

年為王如所殺此作獻名動本傳不同未詳孰是也

曰本朝領吳蜀兵

城遂甲告晉河上屬以

遣使步協華乘而西

印綬任子請晉王協攻

厄六月日而救援不到

而棄之君子不為也

任拜憲交江將軍封萬

月從帝宴於華林園詔

壽南郡高軌高陽呂雅

之巫城因上伐吳之策

侯子襲以凌江將軍領

屯騎校尉領丞相長史封平陽亭侯時南方諸郡不賓諸葛亮將
自征之連諫以為此不毛之地疫癘之鄉不宜以一國之望冒險
而行亮慮諸將才不及已意欲必往而連言輒懇至故停留者久
之會連卒子山嗣官至江陽太守

向朗字巨達襄陽宜城人也襄陽記曰朗少師事司馬德操與
徐元直韓德高麗士元皆親善荆州牧劉表

以為臨沮長表卒歸先主先主定江南使朗督秭歸夷道巫山夷

陵四縣軍民事蜀既平以朗為巴西太守頃之轉任犍犍又徙房

陵後主踐祚為步兵校尉代王連領丞相長史丞相亮南征朗留

統後事五年隨亮漢中朗素與馬謖善謖逃亡朗知情不舉亮恨

之免官還成都數年為光祿勳亮卒後徙左將軍追論舊功封顯

明亭侯位特進初朗少時雖涉獵文學然不治素儉以吏能見稱

自去長史優游無事垂三十年臣松之案朗坐馬謖免長史則建興六年中也朗
至延熙十年卒年二十二年耳此云三十字之誤也

乃更潛心典籍孜孜不倦年踰八十猶手自校書刊定謬誤積聚

篇卷於時最多開門接賓誘納後進但講論古義不干時事以是

見稱上自執政下及童冠皆敬重焉延熙十年卒襄陽記曰朗遺言戒子
曰僕稱師克在不在

象此言天地和則萬物生君臣和則國家平九族和則得所求靜得所安是以聖人守和以存

以亡也吾楚國之小千耳而早喪所天為二兄所誘養使其性行不隨祿利以墮今世貧耳實非

人患惟和為子條嗣景耀中為御史中丞襄陽記曰條字文豹亦博學多識
入晉為江陽太守南中軍司馬朗兄

子寵先主時為牙門將種歸之敗寵營特完建興元年封都亭侯

後為中部督典宿衛兵諸葛亮當北行表與後主曰將軍向寵性

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論舉寵為督

憲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遷中

領軍延熙三年征漢嘉蠻夷遇害寵弟克歷射聲校尉尚書襄陽記
曰寵咸

縣元年六月鎮南將軍衛瑾至於成都得璧玉印各一枚文似成信字魏人宣示百官咸于相國
府充閣之曰吾聞進周之言先帝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
也今中樞軍名炎而漢年極于炎與禪出成都而識之於相國府此殆天意也是歲拜克為梓潼
太守明年十二月而晉武帝即尊位炎與於是乎歟焉 孫盛曰昔公孫謙自以起成都號曰成

太守明年十二月而晉武帝即尊位炎與於是乎歟焉 孫盛曰昔公孫謙自以起成都號曰成

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也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漢汝南許文休入蜀謂裔幹理敏捷是中夏鍾元常之倫也劉璋時舉孝廉爲魚復長還州署從事領帳下司馬張飛自荊州由墊江入璋拔裔兵拒張飛於德陽陌下軍敗還成都爲璋奉使詣先主先主許以禮其君而安其人也裔還城門乃開先主以裔爲巴郡太守還爲司金中郎將典作農戰之器先是益州郡殺太守正昂耆率雍閩恩信著于南土使命周旋遠通孫權乃以裔爲益州太守徑往至郡閩遂越起不賓假鬼教曰張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實蠱不足殺令縛於吳於是遂送裔於權會先主薨諸葛亮遣鄧芝使吳亮令芝言次可從權請裔裔自至吳數年流徙伏匿權未之知也故許芝遣裔裔臨發權乃引見問裔曰蜀卓氏寡女亡奔司馬相如

貴士風俗何以乃爾乎裔對曰愚以爲卓氏之寡女猶賢於買臣之妻權又謂裔曰君還必用事西朝終不作田父於閭里也將何以報我裔對曰裔負罪而歸將委命有司若蒙微倖得全首領五十八已前父母之年也自此已後大王之賜也權言笑歡悅有器裔之色裔出閭深悔不能陽愚即便就船倍道兼行權果追之裔已入永安界數十里追者不能及既至蜀丞相亮以爲參軍署府事又領益州治中從事亮出駐漢中裔以射聲校尉領留府長史常稱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其明年北詣亮諮事送者數百車乘盈路裔還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其談調流速皆此類也

臣松之以爲談調貴於機捷書疏可容留意今因書疏之巧以著談調之速非其理也

少與犍爲楊恭友善恭早死遺孤未

數歲裔迎留與分屋而居事恭母如母恭之子息長大爲之娶婦
買田宅產業使立門戶撫恤故舊振贍衰宗行義甚至加輔漢將
軍領長史如故建興八年卒子翬

翬音忙所及見字
林曰翬思貌也

歷三郡守監軍翬

弟郁太子中庶子
楊洪字季休犍爲武陽人也劉璋時歷部諸郡先主定蜀太守李
嚴命爲功曹嚴欲徙郡治舍洪固諫不聽遂辭功曹請退嚴欲薦
洪於州爲蜀部從事先主爭漢中急書發兵軍師將軍諸葛亮以
問洪洪曰漢中則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
家門之禍也方今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時蜀郡太
守法正從先主北行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遂使卽
真頃之轉爲益州治中從事先主旣稱尊號征吳不克還住永安
漢嘉太守黃元素爲諸葛亮所不善聞先主疾病懼有後患舉郡

反燒臨邛城時亮東行省疾成都單虛是以元益無所憚洪卽啓

太子遣其親兵使將軍陳習鄭綽討元衆議以爲元若不能圍成
都當由越雋據南中洪曰元素性凶暴無他恩信何能辦此不過
乘水東下翼主上平安面縛歸死如其有異奔吳求活耳勅習綽

但于南安峽口遮卽便得矣習綽承洪言果生獲元洪建興元年

賜爵關內侯復爲蜀郡太守忠節將軍後爲越騎校尉領郡如故

五年丞相亮北住漢中欲用張裔爲留府長史問洪何如洪對曰

裔天姿明察長于治劇才誠堪之然性不公平恐不可專任不如

留向朗朗情僞差少裔隨從目下效其器能於事兩善初裔少與

洪親善裔流放在吳洪臨裔郡裔子郁給郡吏微過受罰不特原

假裔後還聞之深以爲恨與洪情好有損及洪見亮出至裔許具

說所言裔答洪曰公留我了矣明府不能止時人或疑洪意自欲

作長史或疑洪知裔自嫌不願裔處要職典後事也後裔與司鹽校尉岑述不和至于忿恨亮與裔書曰君昔在柏下營壞吾之心食不知味後流徙南海相為悲歎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任同獎王室自以為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讎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况吾但委噫于元儉而君不能忍邪論者由是明洪無私洪少不好學問而忠清欵亮憂公如家事繼母至孝六年卒官始洪為李嚴功曹嚴未至犍為而洪已為蜀郡洪迎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功幹舉郡吏數年為廣漢太守時洪亦尚在蜀郡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

蓋部書舊傳雜記曰每朝會祗

次洪坐嘲祗曰君馬何駛祗曰故史馬不駛但明府未善鞭耳衆傳之以為笑祗字君肅少爽資為人寬厚通濟體甚壯大又能飲食好聲色不持節儉故時人少貴之昔嘗夢井中生菜以問占夢趙直直曰菜非井中之物會當移他處然此字四十八君壽恐不過此祗笑言得此足矣初往郡後為督軍從事時諸葛亮用法峻密除開祗游戲放縱不動所職常奄往錄獄衆人咸為祗懼祗密聞之夜張燈火見因讀諸狀諸葛晨往祗悉已開詔答對解釋無所礙帶亮甚異之出補成都令時郫縣令缺以祗兼二縣戶口猥多切近都治統治奸賊解比人常眠睡值其

文采過之也

費詩字公舉犍為南安人也劉璋時為縣竹令先主攻縣竹時詩先舉城降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以詩為督軍從事出為犍犍太守還為州前部司馬先主為漢中王遣詩拜關羽為前將軍羽聞黃忠為後將軍羽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為怨今漢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室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為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為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

但相爲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遽卽受拜後群臣議欲推漢中王稱尊號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偏主篡位故乃羈旅萬里糾合士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推讓况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誠不爲殿下取也由是忤指左遷

部永昌從事

賀鑠曰夫創本之君須大定而後正已篡統之主侯速建以係衆心是故惠公朝虜而子圍之立更始尚行而光武舉號夫豈志主微利社稷之故也今先

主糾合義兵將以討賊賊強禍大主沒國喪二祖之廟絕而不祀苟非親賢孰能紹此嗣祖配天非咸陽之贖杖正討逆何推讓之有於此時也不如速尊有德以奉大統使民欣友止世觀舊物杖顧者齊心附逆者同罪可謂開宗矣其勳隆也宜哉 臣松之以爲委蕩論讓惟此讓最善建興二年隨諸葛亮南行歸至漢

陽縣降人李鴻來詣亮亮見鴻時蔣琬與詩在坐鴻曰閒過孟達

許適見王冲從南來言往者達之去就明公切齒欲誅達妻子賴

先主不聽耳達曰諸葛亮見顧有本末終不爾也盡不信冲言委

仰明公無復已已亮謂琬詩曰還都當有書與子度相聞詩進曰

孟達小子昔事振威不忠後又背叛先主反覆之人何足與書邪

亮默然不答亮欲誘達以爲外援竟與達書曰往年南征歲未及

還適與李鴻會於漢陽承知消息慨然永歎以存足下平素之志

豈徒空託名榮貴爲華離乎嗚呼孟子斯實劉封侵陵足下以傷

先主待士之義又鴻道王冲造作虛語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冲

說尋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東望故遣有書達得亮書數相

交通辭欲叛魏遣司馬宣王征之卽斬滅達亮亦以達無款誠

之心故不救助也蔣琬秉政以詩爲諫議大夫卒於家王冲者廣

漢人也爲牙門將統屬江州督李嚴爲嚴所疾懼罪降魏魏以冲

爲樂陵太守

孫盛蜀世語曰詩子立言散騎常侍自後益州諸費有名位者多是詩之後也

評曰霍峻孤城不傾王連固卽不移向朗好學不倦張裔膚敏應機楊洪乃心忠公費詩率意而言皆有可紀焉以先主之廣濟諸

葛之準繩詩吐直言猶用凌遲况庸后乎哉

蜀書十二

杜周杜許孟來尹李譙郤傳第十二

三國志四十二

蜀山半園
氏周陶淵

三國志四十一

杜微字國輔梓潼涪人也少受學於廣漢任安劉璋辟爲從事以疾去官及先主定蜀微常稱犇閉門不出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迎皆妙簡舊德以秦宓爲別駕五梁爲功曹微爲主簿微固辭舉而致之既至亮引見微微自陳謝亮以微不聞人語於坐與書曰服聞德行饑渴歷時清濁異流無緣咨覲王元泰李伯仁王文儀楊季休丁君幹李永南兄弟文仲寶等每歎高志未見如舊狼以空虛統領貴州德薄任重慘慘憂慮朝廷主公今年始十八天姿仁敏愛德下士天下之人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民輔此明主以隆季興之功著勳於竹帛也以謂賢愚不相爲謀故自割絕守勞而已不圖自屈也微自乞老病求歸亮又與書答曰

曹丕篡弒自立為帝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群賢因其邪
偽以正道滅之怪君未有相誨便欲求還於山野丕又大興勞役
以向吳楚今因丕多務且以閉境勤農育養民物竝治甲兵以待
其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定也君但當以德輔
時耳不責君軍事何為汲汲欲求去乎其微微如此拜為諫議大
夫以從其志五梁者字德山犍為南安人也以儒學節操稱從議
郎遷諫議大夫五官中郎將

周群字仲直巴西閬中人也父舒字叔布少學術於廣漢楊厚名
亞董扶任安數被徵終不詣時人有問春秋讖曰代漢者當塗高
此何謂也舒曰當塗高者魏也鄉黨學者私傳其語群少受學於
舒專心候業於庭中作小樓家富多奴常令奴更直於樓上視天
災纔見一氣即白群群自上樓觀之不避晨夜故凡有氣候無不

見之者是以所言多中州牧劉璋辟以為師友從事

續漢書曰建安七

為女人時詳言哀帝時亦有此
字于鵝尾荆州分野群以為荆
州牧將死而失土明年秋劉表卒曹公平荆州十七年十二月星
孛于五諸侯群以為西方專據
土地者皆將失土是時劉璋據益州張魯據漢中韓遂據涼州宋
建據枹罕明年冬曹公遣偏將
李涼州十九年獲宋建韓遂逃于羌中被殺其年秋璋失益州二
十年秋曹公攻
漢中張魯降

先主定蜀署儒林校尉先主欲與曹公爭漢中問群群
對曰當得其地不得其民也若出偏軍必不利當戒慎之時州後
部司馬蜀郡張裕亦曉占候而天才過群俗字南和諫先主曰不可爭漢

中軍必不利先主竟不用裕言果得地而不得民也遣將軍吳蘭
雷銅等入武都皆沒不還悉如群言於是舉群茂才裕又私語人
曰歲在庚子天下當易代劉氏祚盡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後寅
卯之間當失之人密白其言初先主與劉璋會涪時裕為璋從事
侍坐其人饒鬚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
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即答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

爲涿令涿令者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欲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無鬚故裕以此及之先主常銜其不遜加忿其漏言乃顯裕諫爭漢中不驗下獄將誅之諸葛亮表請其罪先主答曰芳蘭生門不得不鉏裕遂棄市後魏氏之立先主之薨皆如裕所刻又曉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于地也群卒于巨頰傳其術

杜瓊字伯瑜蜀郡成都人也少受學於任安精究安術劉璋時辟爲從事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瓊爲議曹從事後主踐祚拜諫議大夫遷左中郎將大鴻臚太常爲人靜默少言闔門自守不與世事蔣琬費禕等皆器重之雖學業入深初不視天文有所論說後進通儒譙周常問其意瓊答曰欲明此術甚難須當身視識其形色不可信人也晨夜苦劇然後知之復憂漏泄不如不知是以不復

視也周因問曰昔周徵君以爲當塗高者魏也其義何也瓊答曰魏闕名也當塗而高聖人取類而言耳又問周曰寧復有所怪邪周曰未達也瓊又曰古者名官職不言曹始自漢已來名官盡言曹吏言屬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瓊年八十餘延熙十三年卒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不教諸子內學無傳業者周緣瓊言乃觸類而長之曰春秋傳著晉穆侯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師服口異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今君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其後果如服言及漢靈帝名二子曰史侯董侯旣立爲帝後皆免爲諸侯與師服言相似也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意者甚於穆侯靈帝之名子後宦人黃皓弄權於內景耀五年宮中大樹無故自折周深憂之無所與言乃書柱曰衆而大期之會具而授若何

後言曹者衆也魏者大也衆而大天下其當會也具而授如何復有立者乎蜀既亡咸以周言爲驗周曰此雖已所推尋然有所因由杜君之辭而廣之耳殊無神思獨至之異也

許慈字仁篤南陽人也師事劉熙善鄭氏學治易尚書三禮毛詩論語建安中與許靖等俱自交州入蜀時又有魏郡胡潛字公興不知其所以在益土潛雖學不沾洽然卓犖強識祖宗制度之儀喪紀五服之數皆指掌畫地舉手可采先主定蜀承喪亂歷紀學業衰廢乃鳩合典籍沙汰衆學慈潛竝爲博士與孟光來敏等典掌舊文值庶事草創動多疑議慈潛更相克伐謗讟忿爭形於聲色書籍有無不相通借時尋楚撻以相震懾慈潛等並見載述其矜已妒彼乃至於此先主愍其若斯群僚大會使偁家假爲二子之容傲其訟鬪之狀酒酣樂作以爲嬉戲初以辭義相難終以刀杖相屈用感切

之潛先沒慈後主世相遷至大長秋卒孫盛曰蜀少人士故子勛傳其業復爲博士

孟光字季裕河南洛陽人漢太尉孟郁之族續漢書云郁中常侍孟貴之弟靈帝末爲

講部吏獻帝遷都長安遂逃入蜀劉焉父子待以客禮博物識古

無書不覽尤銳意三史長於漢家舊典好公羊春秋而譏呵左氏

每與來敏爭此二義光常譏譏謹詐先主定益州拜

爲議郎與許慈等竝掌制度後主踐祚爲符節令屯騎校尉長樂

少府遷大司農延熙九年秋大赦光於衆中責大將軍費禕曰夫

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弊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

權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有何旦夕之危倒縣之急而

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之惡乎又鷹隼始擊而更原宥有罪上犯天時下違人理老夫耄朽不達治體竊謂斯法難以經久豈具

瞻之高美所望於明德哉禕但顧謝踧踖而已光之指摘痛癢多

如是類故執政重臣心不能悅爵位不登每直言無所回避為代

所嫌太常廣漢鍾承華陽國志曰承字公文歷郡守少府光祿勳河東裴儁等年資皆在

光後而登據上列處光之右蓋以此也傳暢裴氏家記曰儁字奉光親尚書令

年十餘歲遂遭漢末大亂不復得還既長知名為蜀所推重也子越字令緒為蜀督軍蜀賊遂遂潘陽拜議郎後進文士祕書郎卻正數從

光諮訪光問正太子所習讀并其情性好尚正答曰奉親虔恭夙

夜匪懈有古世子之風接待群僚舉動出於仁恕光曰如君所道

皆家戶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智調何如也正曰世子之

道在於承志竭歡既不得妄有所施為且智調藏於胸懷權略應

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設也光解正慎宜不為放談乃曰吾好

直言無所回避每彈射利病為世人所譏嫌疑省君意亦不甚好

吾言然語有次今天下未定智意為先智意雖有自然然不可力

強致也此儲君讀書寧當做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

策講試以求爵位邪當務其急者正深謂光言為然後光坐事免

官年九十餘卒

來敏字敬達義陽新野人來歙之後也父豔為漢司空華陽國志曰豔好學下士開

館養徒眾少歷顯位靈帝時位至司空漢末大亂敏隨姊夫奔荊州姊夫黃琬是劉璋祖母

之姪故璋遣迎琬妻敏遂俱與姊入蜀常為璋賓客涉獵書籍善

左氏春秋尤精於倉雅訓詁好是正文字先主定益州署敏典學

校尉及立太子以為家令後主踐祚為虎賁中郎將丞相亮住漢

申請為軍祭酒輔軍將軍坐事亮集有敏曰將軍來敏對上言顯言新人

我何故如是敏年老狂悖生此惡言昔成帝初定議首以為來敏亂群先帝以新定之際故遂舍

容無所禮用後劉子初選以為太子家令先帝不悅而不忍拒也後主即位吾聞於知人遂復擢

為將軍祭酒遂議者之謂見先帝所疑也自謂能以亮卒後遷成都為大長秋又

免後累遷為光祿大夫復坐過黜前後數貶削皆以語言不節舉

動違常也時孟光亦以樞機不慎論議干時然猶愈于敏俱以其
耆宿學士見禮於世而敏荆楚名族東宮舊臣特加優待是故廢
而復起後以敏為執慎將軍欲令以官重自警戒也年九十七景
耀中卒子忠亦博覽經學有敏風與尚書向充等竝能協贊大將
軍姜維維善之以為參軍

尹默字思潛梓潼涪人也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
博乃遠游荊州從司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學皆通諸經史又專
精于左氏春秋自劉歆條例鄭眾賈逵父子陳元方服虔注說咸
略誦述不復按本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為勸學從事及立太子以
默為僕射以左氏傳授後主後主踐祚拜諫議大夫丞相亮住漢
中請為軍祭酒亮卒還成都拜太中大夫卒子宗傳其業為博士

宋仲子後在魏魏略曰其子與魏淵謀殺太子答王朗書曰昔石厚與州吁游又暗知其
與亂韓子昵田蘇穆子知其好仁故君子好必有方居必就上誠有以也嗟乎宋忠無石
之明老樞此禍今雖欲期行誠
親之誅立純臣之節尚可得邪

李謨字欽仲梓潼涪人也父仁字德賢與同縣尹默俱游荊州從
司馬徽宋忠等學謨具傳其業又從默講論義理五經諸子無不
該覽加博好技藝算術卜數醫藥弓弩機械之巧皆致思焉始為
州書佐尚書令史延熙元年後主立太子以謨為庶子遷為僕射
轉中散大夫右中郎將猶侍太子太子愛其多知甚悅之然體輕
脫好戲啁故世不能重也著古文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傳太玄
指歸皆依準賈馬異於鄭玄與王氏殊隔初不見其所述而意歸
多同景耀中卒時又有漢中陳術字申伯亦博學多聞著釋問七
篇益部耆舊傳及志位歷三郡太守

譙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人也父嶷字榮始治尚書兼通諸經及
圖緯州郡辟請皆不應州就假師友從事周幼孤與母兄同居既

長耽古篤學家貧未嘗問產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研
精六經尤善書札頗曉天文而不以留意諸子文章非心所存不
悉徧視也身長八尺體貌素朴性推誠不飾無造次辯論之才然

潛識內敏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爲勸學從事前記曰周初見亮尚不能忍况左右乎亮卒於敵庭周在家聞問即便奔赴尋有詔書禁

斷惟周以速行得達大將軍將琬領刺史徙爲典學從事總州之

學者後主立太子以周爲僕轉家今時後主頗出游觀增廣聲樂

周上疏諫曰昔王莽之敗豪傑竝起跨州據郡欲弄神器於是賢

才智士思望所歸未必以其勢之廣狹惟其德之薄厚也是故於

時更始公孫述及諸有大衆者多已廣大然莫不快情恣欲怠於

爲善游獵飲食不恤民物世祖初入河北馮異等勸之曰當行人

所不能爲遂務理冤獄節儉飲食動遵法度故北州歌歎聲布四

遠於是鄧禹自南陽追之吳漢寇恂未識世祖遙聞德行遂以權

計舉漁陽上谷突騎迎于廣阿其餘望風慕德者邳彤耿純劉植

之徒至于輿病齋棺繼負而至者不可勝數故能以弱爲強屠王

郎吞銅馬折赤眉而成帝業也及在洛陽嘗欲小出車駕已御銚

期諫曰天下未寧臣誠不願陛下細行數出卽時還車及征隗囂

潁川盜起世祖還洛陽但遣寇恂往恂曰潁川以陛下遠征故姦

猾起叛未知陛下還恐不時降陛下自臨潁川賊必卽降遂至潁

川竟如恂言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於急務欲自安不爲故帝

者之欲善也如此故傳曰百姓不徒附誠以德先之也今漢遭厄

運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時也陛下天姿至孝喪踰三年言

及隕涕雖曾閔不過也敬賢任才使之盡力有踰成康故國內和

一大小勦力臣所不能陳然臣不勝大願願復廣人所不能者夫

輓大重者其用力苦不衆拔大艱者其善術苦不廣且承事宗廟者非徒求福祐所以率民尊上也至於四時之祀或有不臨池苑之觀或有仍出臣之愚滯私不自安夫憂責在身者不暇盡樂先帝之志堂構未成誠非盡樂之時願省減樂官後宮所增造但奉修先帝所施下爲子孫節儉之教徒爲中散大夫猶侍太子於時軍旅數出百姓彫瘁周與尚書令陳祗論其利害退而書之謂之仇國論其辭曰因餘之國小而肇建之國大竝爭於世而爲仇敵因餘之國有高賢卿者問於伏愚子曰今國事未定上下勞心往古之事能以弱勝強者其術何如伏愚子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恒多慢處小有憂者恒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人養民以少取多勾踐卹衆以弱斃強此其術也賢卿曰曩者項強漢弱相與戰爭無日寧息然項羽與漢約分鴻溝爲界各欲歸息民張良以爲民志既定則難動也尋帥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之事乎肇建之國方有疾疢我因其隙陷其邊陲銳增其疾而斃之也伏愚子曰當殷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習所專深根者難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杖劔鞭馬而取天下乎當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歲改主或月易公鳥驚獸駭莫知所從於是豪強竝爭虎裂狼分疾搏者獲多遲後者見吞今我與肇建皆傳國易世矣旣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竝據之勢故可爲文王難爲漢祖夫民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幸數跌不如審發是故智者不爲小利移目不爲意似改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黷征土崩勢生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若乃奇變縱橫出入

無間衝波截轍超谷越山不由舟楫而濟盟津者我愚子也實所不及後遷光祿大夫位亞九列周雖不與政事以儒行見禮時訪大議輒據經以對而後生好事者亦咨問所疑焉景耀六年冬魏大將軍鄧艾克江由長驅而前而蜀本謂敵不便至不作城守調度及聞艾已入陰平百姓擾擾皆迸山野不可禁制後主使群臣會議計無所出或以爲蜀之與吳本爲和國宜可奔吳或以爲南中七郡阻險斗絕易以自守宜可奔南惟周以爲自古已來無寄他國爲天子者也今若入吳固當臣服且政理不殊則大能吞小此數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則魏能并吳吳不能并魏明矣等爲小稱臣孰與爲大再辱之恥何與一辱且若欲奔南則當早爲之計然後可果今大敵已近禍敗將及群小之心無一可保恐發足之日其變不測何至南之有乎群臣或難周曰今艾以不遠恐不受

降如之何周曰方今東吳未賓事勢不得不受之受之後不得不禮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請身詣京都以古義爭之衆人無以易周之理後主猶疑於入南周上疏曰或說陛下以北兵深入有欲適南之計臣愚以爲不安何者南方遠夷之地平常無所供爲猶數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勢偪之窮乃幸從是後供出官賦取以給兵以爲愁怨此患國之人也今以窮迫欲往依恃恐必復反叛一也北兵之來非但取蜀而已若奔南方必因人勢衰及時赴追二也若至南方外當拒敵內供服御費用張廣他無所取耗損諸夷必甚甚必速叛三也昔王郎以邯鄲僭號時世祖在信都畏備于郎欲棄還關中邳彤諫曰明公西還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圭而千里送公其亡叛可必也世祖從之遂破邯鄲今北兵至陛下南行誠恐邳彤之言復信于今四也願陛

下早為之圖可獲爵土若遂適南勢窮乃服其禍必深易曰亢之

為言知得而不知喪知存而不知亡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

其惟聖人乎言聖人知命而不苟必也故堯舜以子不善知天有

授而求授人子雖不肖禍尚未萌而迎授與人况禍以至乎故微

子以殷王之昆而縛衛璧而歸武王豈所樂哉不得已也於是遂

從周策劉氏無虞一邦蒙賴周之謀也孫綽評曰譙周說後主降魏可乎曰自

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先君正魏之奠不與同天矣推過于其父從首而事讐可謂苟

存以大局正之道哉 孫氏曰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卿大夫死位况稱天子而可降于人乎周

謂萬乘之君偷生苟免亡禮希刑變異微業感矣日以事勢言之理有未盡何者禪雖庸主實無

桀紂之嗜戕雖厲北未有不崩之亂縱不能君臣固守背城借一自可退次東歸以思後嗣是時

羅憲以重兵據白帝霍氏以精卒鎮夜郎蜀上險陝山水峻隔絕激湍非步卒所涉若悉取舟

楫係據江州徵兵南中乞師東圍如此則姜廖五將自然雲從吳之 輔承命電赴何俊奇之無

所慮慮于必亡邪魏師之來塞國大舉欲追則自衍靡資欲留則師老多虞且屈伸有會情勢代

起徐因思當之民以或驕奢之卒此越王所以敗關周田單所以摧騎劫也何為多變自因處

下堅壁于敵入攻所石之至恨哉萬生有云事之不濟則已耳安能復為之下壯哉斯言可以立

懦夫之志矣觀古燕齊割地之敗或國覆土滅或魚歸鳥竄終能建功立事康復社稷豈曰天助

抑人謀也向使懷苟存之計納譙周之言何耶基之能備令名之可 時晉文王為魏相

譙周說周主周賈為周方之中也晉田單范蠡大夫使不亦遠乎

國以周有全國之功封陽城亭侯又下書辟周周發至漢中困疾

不進咸熙二年夏巴郡文立從洛陽還蜀過見周周語次因書板

示立曰典午忽兮月酉沒兮典午者謂司馬也月酉者謂八月也

至八月而文王果崩華陽國志曰文立字廣休少治毛詩三禮兼通辟書判史費禕命

為從事人為尚書郎復辟禕人將軍東曹掾稍遷尚書蜀并于魏

梁州建首為別駕從事舉未乃才晉泰始二年拜齊陰太守遷太子中庶子立上言故蜀人官及盡

處死事者子孫雖比鄰國志有有才同之齊民為劇又諸葛亮將覽費禕等于孫流徙中藏各宜

量才效用以慰巴蜀之心而吳人之望事皆施行轉輸窮富皆款可替否多所備 晉室踐祚

累下詔所在發遣周周遂興疾詣洛泰始三年至以疾不起就拜

騎都尉周乃自陳無功而封求還爵土皆不聽許五年予嘗為本

郡中正清定事訖求休還家往與周別周語予曰昔孔子七十二

劉向揚雄七十一而沒今吾年過七十庶慕孔子遺風可與劉揚

同軌恐不出後歲必便長逝不復相見矣疑周以術知之假此而

言也六年秋為散騎常侍疾篤不拜至冬卒

晉陽秋載譙周曰朕甚悼之賜朝

服一具衣 襲錢十五萬周息熙

熙

熙

熙

熙

熙

熙

熙

熙

熙

熙

熙

熙

熙

熙

熙

熙

熙

上言周臨終屬熙曰久抱此志未嘗朝見若國恩賜朝服衣物者勿以加身凡所著述撰定

法訓五經論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蓋部者舊傳曰益州刺史董榮周像

古述儒實道懷直舉世盛虛雅名美述終始是書我后欽於州學命從事李通頌之曰抑抑謙侯好

賢無言不舉舉諸前哲刊書是圖嗟爾來業盛茲顯悞

好周業亦以忠篤質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不就周

長子熙熙子秀字元彥音陽秋曰秀性清靜不交于世知將大亂嘗絕人事從兄弟及

驥驥子高命皆不應常思鹿皮躬耕山較永和三年安西將軍桓溫平蜀表薦秀曰臣聞大朴

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逸之風亦有束心矯迹以

博在三之前是以上代之正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為俗訓民靜一流競伏惟大晉應符御世運無

常通時有屯寇神州丘墟三方杞裂免自絕繫于中林白駒無聞于空谷斯有識之所悼心大雅

之所歎息者也陛下聖德臨四方恢天緒臣昔奉茂有事西上鯨鯢既縣思宜大化訪諸故老搜

摭潛逖庶武羅丁身定之思想下囑於子齊之境竊聞巴西譙秀抽操貞罔把德肥道揚清淵波

于時皇極邁通消之會群賢暗頽沛之源中華有傾軛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凶命屢招茲威仍

備身寄虎吻危同朝露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杜門絕跡不面偽庭進免華勝仁身之禍退無

商方詭對之虞雖園綸之玉雲商洛管寧之默遼海方之干秀殆無以過於今西上以為美談夫旌

德禮賢化道之所先崇表節聖哲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狼當路遺黎偷薄義聲弗聞蓋宜

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沖道之弊若秀榮蒲席之微足以鎮靜頽風軌訓嘉俗幽遐仰流九服知化

矣及蕭嶽攸亂遊難容讓出中鄉人宗族焉依者以百數秀年八十衆人以其篤老欲代之負擔

秀拒曰各有老弱當先營於吾氣力自足堪此

不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終十餘年卒于家

卻正字令先河南偃師人也祖父儉靈帝末為益州刺史為盜賊

所殺會天下大亂故正父揖因留蜀揖為大將軍孟達營都督隨

達降魏為中書令史正本名纂少以父死母嫁單熒隻立而安貧

好學博覽墳籍弱冠能屬文入為秘書吏轉為令史遷郎至今性

澹於榮利而尤耽意文章自司馬王揚班傳張蔡之傳遺文篇賦

及當世美書善論蓋部有者則鑽鑿推求略皆寓目自在內職與

宦人黃皓比屋周旋經三十年皓從微至貴操弄威權正既不為

皓所愛亦不為皓所憎是以官不過六百石而免于憂患依則先

儒假文見意號曰釋譏其文繼于崔駰達有其辭曰或有譏余者

曰聞之前記夫事與時竝名與功偕然則名之與事前哲之急務

也是故剗制作範匪時不立流稱垂名匪功不記名必須功而乃

顯事亦俟時以行止身沒名滅君子所恥是以達人研道探賾索

微觀天運之符表考人事之盛衰辨者馳說智者應機謀夫演略
武士奮威雲合霧集風激電飛量時揆宜用取世資小屈大申存
公忽私雖尺枉而尋直終揚光以發輝也今三方鼎峙九有未乂
悠悠四海嬰丁禍敗嗟道義之沈塞愍生民之顛沛此誠聖賢拯
救之秋烈士樹功之會也吾子以高朗之才珪璋之質兼覽博聞
留心道術無遠不致無幽不悉挺身取命幹茲粵秘躊躇紫闥喉
舌是執九考不移有入無出尚書曰三考考績三考黜陟明九考明二十七年究古今之直偽計
時務之得失雖時獻一策偶進一言釋彼官責慰此素餐固未能
輪竭忠欸盡瀝胸肝排方入直惠彼黎元俾吾徒草鄙竝有聞焉
也盍亦綏衡緩轡回軌易塗與安駕肆思馬斯徂審厲揭以投濟
要爽庚之赫懣播秋蘭以芳世副吾徒之彼圖不亦盛與余聞而
歎曰嗚呼有若云乎邪夫人心不同實若其面子雖光麗既美且

豔管闈筐舉守厥所見未可以言八紘之形埒信萬事之精練也

或人率爾仰而揚衡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余應之曰虞帝以而

從爲戒孔聖以悅已爲尤若子之言良我所思將爲吾子論而釋

之昔在鴻荒矇昧肇初三皇應錄五帝承符爰暨夏商前典攸書

姬衰道缺霸者翼扶嬴氏慘虐吞嚼八區於是從橫雲起徂詐如

星奇邪蠱動智故萌生或飾真以讐僞或挾邪以干榮或詭道以

要上或鬻技以自矜背正崇邪棄直就佞忠無定分義無常經故

鞅法窮而惡作斯義敗而姦成呂門大而宗滅韓辨立而身刑夫

何故哉利回其心寵耀其目赫赫龍章鏤鏤車服媮幸苟得如及

如仄淫邪荒迷恣睢自極和鸞未調而身在轅側庭宇未踐而棟

折椽覆天收其精地縮其澤人弔其躬鬼芟其額初升高岡終隕

幽壑朝舍榮潤夕爲枯魄是以賢人君子深圖遠慮畏彼咎戾超

然高舉寧曳尾於塗中穢濁世之休譽彼豈輕主慢民而忽于時
務哉蓋易著行止之戒詩有靖恭之歎乃神之聽之而道使之然
也自我大漢應天順民政治之隆皓若陽春俯憲坤典仰式乾文
播皇澤以熙世揚茂化之醲醇君臣履度各守厥貞上垂詢納之
弘下有匡救之責士無虛華之寵民有一行之迹粲乎壺壺尚此
忠益然而道有隆窳物有興廢有聲有寂有光有翳朱陽言于素
秋玄陰抑于孟春義和逝而望舒係運氣匿而耀靈陳冲質不永
桓靈墜敗英雄雲布豪傑蓋世家挾殊議人懷異計故從橫者款
披其胸袒詐者暫吐其舌也今天綱已綴德樹西鄰丕顯祖之宏
規縻好爵於士人興五教以訓俗豐九德以濟民肅明祀以禱祭
幾皇道以輔真雖時者未一僞者未分聖人垂戒蓋均無貧故君
臣協美于朝黎庶欣戴于野動若重規靜若疊矩濟濟偉彥元凱
之倫也有過必知顏子之仁也侃侃庶政冉季之治也鷹揚鸞騰
伊望之事也總群俊之上略含薛氏之三計敷張陳之秘策故力
征以勤世援華英而不違豈暇修枯瘠於榛穢哉然吾不才在朝
累紀託身所天心焉是恃樂滄海之廣深歎嵩嶽之高時聞仲尼
之贊商感鄉校之益已彼平仲之和羹亦進可而替否故矇冒瞽
說時有攸獻譬道人之有采於市閭游童之吟詠乎疆畔庶以增
廣福祥輸力規諫若其合也則以闇協明進應靈符如其違也自
我常分退守已愚進退任數不矯不誣循性樂天夫何恨諸此其
所以既入不出有而若無者也狹屈氏之常醒濁漁父之必醉溷
柳季之卑辱褊夷叔之高懟合不以得違不以失得不充拙失不
慘悽不樂前以顧軒不就後以慮輕不粥譽以千澤不辭愆以忌
絀何責之釋何殮之卹何方之排何直之入九考不移固其所執

也方今朝士山積髦俊成群猶鱗介之潛乎巨海毛羽之集乎鄧

林游禽逝不為之鈔浮魴臻不為之殷且陽靈幽于唐葉陰精應

為商時陽盱請而洪災息桑林禱而甘澤滋淮南子曰禹為水以身請于陽

之際聖人之憂民如此其明矣呂氏春秋曰昔殷湯克夏桀而天下大旱三年不收湯乃以身禱

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方萬方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毀傷民之人命

湯于是剪其髮擗其爪自以為犧牲行止有道啓塞有期我師遺訓不怨不尤

用祈福於上帝民乃其悅而乃大至

委命恭已我又何辭辭窮路單將反初節綜墳典之流芳尊孔氏

之遺藝綴微辭以存道憲先軌而投制躋叔舛之優游美疎氏之

遐逝收止足以言歸汎皓然以容齋欣環堵以恬娛免咎悔于斯

世顧炫心之未泰懼末塗之泥滯仍求激而增憤肆中懷以告誓

昔九方考精于至貴秦牙沈思于殊形淮南子曰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

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咸若沒若失若亡具一若此馬者絕塵却轍臣之干皆下

才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天下之馬臣有所與其德總乘九方壘此其相馬非

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于沙丘在伯樂公曰何馬也對曰

也乃竟走人往取之往而觀之公不悅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馬者也上物牝牡尚

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此乎是乃所以千萬里臣而無數者也若理之所

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蘊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不視

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果天下之馬也淮南子又

曰伯樂寒風秦牙葛青所相各異其知馬一也蓋九方觀其精秦牙察其形

飛譽越絕書曰昔越王勾踐有寶劍五枚聞于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王召而問之吾有

如列宿之行觀其光渾渾如水之將溢于塘觀其文渙渙如冰將釋此所謂純鈞耶王曰是也王

曰客有直之者有市之鄉三駿馬千匹千戶之鄉二可乎薛燭曰不可當造此劍之時亦董之山

破而出錫若邪之溪澗而出銅雨而掃灑雷公擊鼓太一下擲天精下之歐冶乃因天之精悉其

伎巧一曰純鈞二曰湛盧今赤董之山曰合若邪之溪深而不測歐冶子已死雖傾城量金珠玉

錫河獨不得此一物有市之鄉三駿

馬千匹千戶之鄉二亦何是言與

瓠梁託弦以流聲

淮南子曰瓠巴鼓瑟而醜魚聽之

不可齊諫拊髀以濟文

齊其厄者也凡作雞鳴必先拊髀以儆難之拊翼也

楚客潛

寇以

天下之盜也

知楚學

即後出解

事明日又復往取

吏謀曰今日不去

取吾頭矣即旋師而去

悲者先貴而後

不得信不若交

款而結愛無惡

而生離遠赴絕

國無相見期不

若劫無父母壯

無妻兒出以野

澤

不

得

為鄰入用德穴為家困下朝之無所假貸若此人者但開飛鳥之號秋風鳴條則傷心矣臣一為之接琴而長太息未有不悽惻而涕泣者也今若足下居則廣廈高堂連閣洞房下羅帷不消風倡優在前諂諛侍側揚激楚舞鄭交流聲以娛耳練色以浮目水戲則紡龍舟建羽旗鼓鈞乎不測之淵野游則登平原馳廣園強弩下高鳥勇士格猛獸置酒樂流醉忘歸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雖有善鼓琴未能動足下也孟嘗君曰固然雍門周曰然臣竊為足下有所常悲夫角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即衝從成則楚王衝成則秦帝夫以秦楚之強而報弱薛猶磨蕭斧而伐朝菌也有識之士莫不為足下寒心天道不常盛衰暑更進退千秋萬歲之後宗廟必不血食高堂既已頃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棘孤烟穴其中游兒牧豎踴躍其足而歌其二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于是孟嘗君喟然太息涕淚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叩角羽終而成曲孟嘗君遂歎歎而就之曰先生鼓琴令文立若一國

韓哀乘縛而馳名

呂氏春秋曰韓哀乘作御王蒙擊主得賢人謂曰天子駕萬里之車也

盧敖翱翔于玄闕若士竦身於雲清

淮南子曰

越國燬如歷塊迫奔電遂遺風則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遠哉人馬相得也盧敖游于北海經乎大陰入乎玄闕至于蒙蔽之上見一士焉深目而玄準戾頰而骨有豐上而綏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頰見盧敖慢然下其臂逍遙乎碑下盧敖俯而視之方卷袖設而食合梨盧敖乃與之語曰唯汝為得神離塵影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汝而已乎敖幼而好游長不喻解周行四極而北陰之不開今年指夫子于是子殆可與為交乎若士者儼然而笑曰嘻乎乎中州民事皆而遠至此猶光乎日月而或列星陰陽之所行四時之所生此其比夫不名之地猶突與也若我南游乎閩廣之野北息于沈沈之鄉西窮冥冥之窟東貫鴻濛之光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無明响此其外猶有沈沈之汜其餘一舉而千萬里吾猶未能之在今子游始至于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遊于九垓之上吾不可以久若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曰吾比夫子也
余實不能齊技于數子故

乃靜然守已而自寧景耀六年後主從譙周之計遣使請降於鄧艾其書正所造也明年正月鍾會作亂成都後主東遷洛陽時擾攘倉卒蜀之大臣無翼從者惟正及殿中督汝南張通捨妻子單身隨侍後主賴正相導宜適舉動無闕乃慨然嘆息恨知正之晚時論嘉之賜爵關內侯泰始中除安陽令遷巴西太守泰始八年詔曰正昔在成都顛沛守義不違忠節及見受用盡心幹事有治理之績其以正為巴西太守咸寧四年卒凡所著述詩論賦之屬垂百篇

評曰杜微修身隱靜不役當世庶幾夷皓之槩周群占天有微杜瓊沈默慎密諸生之純也許孟來李博涉多聞尹默精于左氏雖不以德業為稱信皆一時之學士譙周詞理淵通為世碩儒有董揚之規卻正文辭粲爛有張蔡之風加其行止君子有取焉二子

處晉事少在蜀事多故著于篇
張璠以為譙周所陳降魏之策益素料劉興備弱
心無害於故得行也如遷忿肆之人雖無他算
於前部或發怒妄誅以立一時之威
快其新積之意者此亦夫滅之禍云

鑿之其以五盜也

臨曰玉首五刃潛頭也

非信身文頭危關內封

自訓封封主賊五時準宜

謝余平強之大耳無其於昔

艾其書五刃豈出也平五且餘

改請於也而自擊景歡六下封主公驚誤之信

蜀書十三

三國四十二

黃李呂馬王張傳第十三

黃權字公衡巴西園中人也少為郡史州牧劉璋召為主簿時別
駕張松建議宜迎先主使伐張魯權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
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
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可但閉境以待河清璋不聽竟
遣使迎先主出權為廣漢長及先主襲取益州將帥分下郡縣郡
縣望風景附權閉城堅守須劉璋稽服乃詣降先主先主假權偏
將軍徐衆評曰權既忠諫于主又閉城堅守得事君之禮武王下車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闕
所以人顯忠賢之士而明示所貴之旨先主假權將軍善矣然猶薄少未足彰忠義之高
節而大勳為及曹公破張魯魯走入巴中權進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

振此為割蜀之股臂也於是先主以權為護軍率諸將迎魯魯已
還南鄭北降曹公然卒破杜濩朴胡殺夏侯淵據漢中皆權本謀

也先主為漢中王猶領益州牧以權為治中從事及稱尊號將東伐吳權諫曰吳人悍戰又水軍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為先驅以嘗寇陛下宜為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以防魏師先主自在江南及吳將軍陸議乘流斷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絕權不得還故率將所領降于魏有司執法自收權妻子

先主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臣松之以為漢武用昭烈之言滅下

室二主得失懸遠矣詩云胡其君子休矣爾後其創土之所謂也魏文帝謂權曰君捨逆效順欲追躡陳韓

邪權對曰臣遇受劉主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

軍之將免死為幸何古人之可慕也文帝善之拜為鎮南將軍封

首陽侯加侍中使之陪乘蜀降人或云誅權妻子權知其虛言未

便發喪漢魏春秋曰文帝詔令發喪權答曰臣與劉後得審問果如所言及先主

薨問至魏群臣咸賀而權獨否文帝察權有局量欲試驚之遣左

右詔權未至之間累催相屬馬使奔馳交錯于道官屬侍從莫不

碎魄而權舉止顏色自若後領益州刺史徙占河南大將軍司馬

宣王深器之問權曰蜀中有卿輩幾人權笑而答曰不圖明公見

顧之重也宣王與諸葛亮書曰黃公衡快士也每坐起歎述足下

不去口實景初三年蜀延熙二年權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蜀記曰

問權天下鼎立當以何地為正權對曰當以天文為正無子絕權留蜀子崇為尚書郎隨衛將軍諸葛瞻拒鄧艾到涪縣

往者榮感守心而文皇帝崩吳蜀二主平安此其徵也明年卒諡曰景侯子邕嗣邕

瞻盤桓未進崇屢勸瞻宜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猶豫未

納崇至于流涕會艾長驅而前瞻却戰至緜竹崇帥厲軍士期于

必死臨陣見殺

李恢字德昂建寧俞元人也任郡督郵姑夫夔習為建伶令有違犯之事恢坐習免官太守董和以習方士大姓寢而不許華陽國志曰習後官

後貢恢於州涉道未至聞先主自葭萌還攻劉璋恢知璋之必
 敗先主必成乃託名郡使北詣先主遇於縣竹先主嘉之從至雒
 城遣恢至漢中交好馬超超遂從命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以
 恢為功曹書佐主簿後為亡虜所誣引恢謀反有司執送先主問
 其不然更遷恢為別駕從事章武元年庾降都督鄧方卒先主問
 恢誰可代者恢對曰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故孔子曰其使人也器
 之且夫明主在上則臣下盡情是以先零之役趙充國曰莫若老
 臣臣竊不自揆惟陛下察之先主笑曰孤之本意亦已在卿矣遂
 以恢為庾降都督使持節領交州刺史往平夷縣臣松之謂之蜀人云庾降地名去蜀二千餘里
時未有寧州流為南中立此職以先主薨高定恣睢于越嵩雍閬跋扈于建
德攝之資亦始中始分焉寧州
 寧州朱褒反叛于犍柯丞相亮南征先由越嵩而恢案道向建寧諸
 縣大相糾合圍恢軍于昆明時恢眾少敵倍又未得亮聲息給謂

南人曰官軍糧盡欲規退還吾中間久斥鄉里乃今得旋不能復
 北欲還與汝等同計謀故以誠相告南人信之故圍守怠緩於是
 恢出擊大破之追奔逐北南至樂江東接犍柯與亮聲勢相連南
 土平定恢軍功居多封漢興亭侯加安漢將軍後軍還南夷復叛殺
 害守將恢身往撲討鉏盡惡類徙其豪帥于成都賦出叟濮耕牛
 戰馬金銀犀革充繼軍資于時費用不乏建興七年以交州屬吳
 解恢刺史更領建寧太守以還居本郡徙居漢中九年卒子遺嗣
 恢弟子球羽林右部督隨諸葛瞻拒鄧艾臨陣授命死於縣竹
 呂凱字季平永昌不韋人也孫盛蜀世譜曰初恭徙呂不韋子弟宗族于蜀漢漢武
帝時開西南夷置郡縣徙呂氏以充之因曰不韋縣
 仕郡五官掾功曹時雍閬等聞先主薨于永安驕黠滋甚都護李
 嚴與闔書六紙解喻利害閬但答一紙曰蓋聞天無二日土無二
 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遠人惶惑不知所歸也其桀慢如

此闔又降于吳吳遙署闔爲永昌太守永昌旣在益州郡之西道
路壅塞與蜀隔絕而郡太守改易凱與府丞蜀郡王伉帥厲吏民
閉境拒闔數移檄永昌稱說云云凱答檄曰天降喪亂姦雄乘
釁天下切齒萬國悲悼臣妾大小莫不思竭筋力肝腦塗地以除
國難伏惟將軍世受漢恩以爲當躬聚黨衆率先啓行上以報國
家下不負先人書功竹帛遺名千載何期臣僕吳越背本就末乎
昔舜勤民事出于蒼梧書籍嘉之流聲無窮崩于江浦何足可悲
文武受命成王乃平先帝龍興海內望風宰臣聰睿自天降康而
將軍不覩盛衰之紀成敗之符譬如野火在原蹈履河冰火滅冰
泮將何所依附曩者將軍先君雍侯造怨而封竇融知興歸志世
祖皆流名後葉世歌其美今諸葛丞相英才挺出深覩未萌受遺
託孤翊贊李興與衆無忌錄功忘敗將軍若能翻然改圖易跡更

步古人不難追鄙土何足宰哉益聞楚國不恭齊桓是責夫差僭
號晉人不長況臣于非主誰肯歸之邪竊惟古義臣無越境之交
是以前後有來無往重承告示發憤忘食故略陳所懷惟將軍察
焉凱威恩內著爲郡中所信故能全其節及丞相亮南征討闔旣
發在道而闔已爲高定部曲所殺亮至南上表曰永昌郡吏呂凱
府丞王伉等執忠絕域十有餘年雍闓高定偏其東北而凱等守
義不與交通臣不意永昌風俗敦直乃爾以凱爲雲南太守封陽
遷亭侯會爲叛夷所害子祥嗣而王伉亦封亭侯爲永昌太守

諸曰呂祥後爲晉南夷校尉祥子及孫世爲永昌太守
李雄破寧州諸葛不存唯舉郡固守王伉等亦守正節

馬忠字德信巴西閬中人也少養外家姓狐名篤後乃復姓改名
忠爲郡吏建安末舉孝廉除漢昌長先主東征敗績獠亭巴西太
守閻芝發諸縣兵五千人以補遺闕遣忠送往先主已還永安見

忠與語謂尚書令劉巴曰雖亡黃權復得狐篤此爲世不乏賢也
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以忠爲門下督三年亮入南拜忠狎狎太
守郡丞朱褒反叛亂之後忠撫育卹理甚有威惠八年召爲丞相
參軍副長史蔣琬署留府事又領州治中從事明年亮出祁山忠
詣亮所經營戎事軍還督將軍張嶷等討汶山郡叛羌十一年南
夷豪帥劉胄反漫亂諸郡徵庾降都督張翼還以忠代翼忠遂斬
胄平南土加忠監軍奮威將軍封博陽亭侯初建寧郡殺太守正
昂縛太守張裔于吳故都督常駐平夷縣至忠乃移治味縣處民
夷之間又越鴛郡亦久失土地忠率將太守張嶷開復舊郡由此
就加安南將軍進封彭鄉亭侯延熙五年還朝因至漢中見大司
馬蔣琬宣傳詔旨加拜鎮南大將軍七年春大將軍費禕北禦魏
敵留忠成都平尚書事禕還忠乃歸南十二年卒子修嗣

修弟恢恢
子義曾也

忠爲人寬濟有度量但詎啁大笑忿怒不形于色然處事能斷
威恩竝立是以蠻夷畏而愛之及卒莫不自致喪庭流涕盡哀爲
之立廟祀迄今猶在張表時名士清望踰忠聞宇宿有功幹於事
精勤繼踵在忠後其威風稱績皆不及忠

蓋部者舊傳曰張表肅子也華陽
國志云表張松子未詳聞宇字文

平南郡
人也

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也本養外家何氏後復姓王隨杜濩朴
胡詣洛陽假校尉從曹公征漢中因降先主拜牙門將裨將軍建
興六年屬參軍馬謖先鋒謖舍水上山舉措煩擾平連規諫謖謖
不能用大敗于街亭衆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持魏將張
郃疑其伏兵不往逼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遺進率將士而還
丞相亮旣誅馬謖及將軍張休李盛奪將軍黃襲等兵平特見崇
顯加拜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九年亮圍

祁山平別守南圍魏大將軍司馬宣王攻亮張郃攻平平堅守不
動郃不能克十二年亮卒於武功軍退還魏延作亂一戰而敗平
之功也遷後典軍安漢將軍副車騎將軍吳壹住漢中又領漢中
太守十五年進封安漢侯代壹督漢中延熙元年大將軍蔣琬住
沔陽平更爲前護軍署琬府事六年琬還住涪拜平前監軍鎮北
大將軍統漢中七年春魏大將軍曹爽率步騎十餘萬向漢川前
鋒已在駱谷時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大驚或曰今力不足以
拒敵聽當固守漢樂二城遇賊今入比爾開涪軍足得救關平曰
不然漢中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爲禍也今宜先遣劉護軍杜
參軍據興勢平爲後拒若賊分向黃金平率千人下自臨之比爾
開涪軍行至此計之上也惟護軍劉敏與平意同即便施行涪諸
軍及大將軍費禕自成都相繼而至魏軍退還如平本策是時郃

芝在東馬忠在南平在北境咸著名迹平生長戎旅手不能書而
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使人讀史漢諸記傳聽之
備知其大義往往論說不失其指遵履法度言不戲謔從朝至夕
端坐徹日愷無武將之體然性狡侵疑爲人自輕以此爲損焉十
一年卒子訓嗣初平同郡漢昌句句古侯及扶忠勇寬厚數有戰功功名
爵位亞平官至左將軍封宕濞侯華陽國志曰後張翼化並爲大將軍時人語曰前有王句後有張翼

張嶷字伯岐巴西郡南充國人也

益部耆舊傳曰嶷出自孤微而少有通壯之節

弱冠爲縣功曹

先主定蜀之際山寇攻縣縣長捐家逃亡嶷冒白刃攜負夫人夫
人得免由是顯名州召爲從事時郡內士人龔祿姚伯位二千石
當世有聲名皆與嶷友善建興五年丞相亮北住漢中廣漢緜竹
山賊張慕等鈔盜軍資劫略吏民嶷以都尉將兵討之嶷度其烏
散難以戰禽乃詐與和親克期置酒酒酣嶷身率左右因斬慕等

五十餘級漂帥悉殄尋其餘類旬日清泰後得疾病困篤家素貧

置廣漢太守蜀郡何祇名為通厚疑宿與疎濶乃自舉詣祇託以

治疾祇傾財醫療數年除愈其黨道信義皆此類也拜為牙門將

屬馬忠北討汶山叛羌南平四郡蠻夷輒有籌畫戰克之功益部耆舊傳曰

變安兵馬三百人隨馬忠討叛羌疑別督數營在先至他里邑所在高峻疑隨山立上四五里羌于要厄作石門千門上施麻積石于其上過者下石槌擊之無不糜爛疑度不可得攻乃使譯告曉之曰汝汶山諸種反叛傷害良善天子命將討滅惡類汝等若稽顙過軍資給糧費福祿永隆其報百倍若終不從大兵致討雷擊電下雖止悔之亦無益也各帥得命即出討疑命諸種過軍前討餘種餘種聞他里邑下悉恐怖失所或理軍出降或奔鼠山谷放兵攻擊軍以克世後南夷劉胃又反以馬忠為督來降討胃疑復為賊關常冠軍首遂斬胃平南事訖將劉與古原種復反忠令疑領諸營往討蠻內

十四年武都氏王符健請降遣將軍張尉往迎

過期不到大將軍蔣琬深以為念疑平之曰符健求附款至必無

他變素聞健弟狡黠又夷狄不能同功將有乖離是以稽留耳數

日問至健弟果將四百戶就魏獨健來從初越嵩郡自丞相亮討

高定之後叟夷數反殺太守龔祿焦璜是後太守不敢之郡只住

安定縣去郡八百餘里其郡徒有名而已時論欲復舊郡除疑為

越嵩太守疑將所領往之郡誘以恩心蠻夷皆服頗來降附北徼

捉馬最驍勁不承節度疑乃往討生縛其帥魏狼又解縱告喻使

招懷餘類表拜狼為邑侯種落三千餘戶皆安土供職諸種聞之

多漸降服疑以功賜爵關內侯蘇邠邑君冬逢逢弟隗渠等已降

復反疑誅逢逢妻施牛王女疑以計原之而渠逃入西徼渠剛猛

捷悍為諸種深所畏憚遣所親二人詐降疑實取消息疑覺之許

以重賞使為反間二人遂合謀殺渠渠死諸種皆安又邠帥

李求承昔手殺龔祿疑求募捕得數其宿惡而誅之始疑以郡郭

宇頽壞更築小塢在官三年徙還故郡繕治城郭夷種男女莫不

致力定葺臺登卑水三縣去郡三百餘里舊出鹽鐵及漆而夷徼

久自固食疑率所領奪取署長吏焉疑之判定葺定葺率豪狼岑

縶木王舅甚爲蠻夷所信任忿疑自侵不自來詣疑使壯士數十直往收致撻而殺之持尸還種厚加賞賜喻以狼岑之惡且曰無得妄動動卽殄矣種類咸面縛謝過疑殺牛饗宴重申恩信遂獲鹽鐵器用周贍漢嘉郡界旄牛夷種類四千餘戶其率狼路欲爲姑壻冬逢報怨遣叔父離將逢衆相度形勢疑逆遣親近齋牛酒勞賜又令離姊逆逢妻宜暢意旨離旣受賜并見其姊姊弟歡悅悉率所領將詣疑疑厚加賞待遣還旄牛由是輒不爲患郡有舊道經旄牛中至成都旣平比近自旄牛絕道亡百餘年更由安上旣險且遠疑遣左右齋貨幣賜路重令路姑喻意路乃率兄弟妻子悉詣疑疑與盟誓開通舊道千里肅清復古亭驛奏封路爲旄牛响毗王遣使將路朝貢後主于是知疑撫戎將軍領郡如故疑初見費禕爲大將軍恣性汎愛待信新附太過疑書戒之曰昔岑

彭率師來歛杖節咸曰害于刺客今明將軍位尊權重宜鑒前事少以爲警後禕果爲魏降人郭修所害吳太傅諸葛恪以初破魏軍大興兵衆以圖攻取侍中諸葛瞻丞相亮之子恪從弟也疑與書曰東主初崩帝實幼弱太傅受寄託之重亦何容易親以周公之才猶有管蔡流言之變霍光受任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賴成昭之明以免斯難耳昔每聞東主殺生賞罰不率下人又今以垂沒之命卒召太傅屬以後事誠實可慮加吳楚剽急乃昔所記而太傅離少主履敵庭恐非良計長算之術也雖云東家綱紀肅然上下輯睦百有一失非明者之慮邪取古則今今則古也自非郎君進忠言于太傅誰復有盡言者也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之中東西竝舉實爲不晚願深採察恪竟以此夷族疑識見多如是類在郡十五年邦域安穆屢乞求還乃徵詣成都夷民戀慕扶

穀涕泣過旄牛邑邑君襁負來迎及追尋至蜀郡界其皆督率隨

疑朝貢者百餘人疑至拜盪寇將軍慷慨壯烈士人咸多貴之然

放蕩少禮人亦以此譏焉益部耆舊傳曰時車駕初將軍夏侯霸謂疑曰雖與陛下疎

道在彼何云託心乎願三年之後是歲延熙十七年也魏狄道長李簡密書

請降衛將軍姜維率疑等因簡之資以出隴西益部耆舊傳曰疑風淫固疾

簡請降眾議狐疑而疑曰必然姜維之出將論以還初還股疾至都漢篤扶杖然後能起李

軍前與魏將徐質交鋒疑臨陣隕身然其所殺傷亦過倍既亡封

長子瑛西鄉侯次子護雄襲爵南土越黨民夷國疑死無不悲泣

為疑立廟四時水旱輒祀之益部耆舊傳曰余嘗見疑儀視辭令不能駭人而其策

先直之風而動必顯典後主深崇之雖古之英士何以遠瀚哉蜀世稱曰疑孫奕晉梓州刺史

評曰黃權弘雅思量李恢公亮志業呂凱守節不回馬忠擾而能

殺尚書曰獲而殺鄭玄注王平忠勇而嚴整張疑識斷明果咸以所長顯

名發迹遇其時也

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也弱冠與外弟朱陵劉欽俱知名

州書佐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先主嘗因游觀奄至廣都

事不理時又沈醉先主大怒將加罪欽勸曰臣聞先主

臨上觀之非百里之才也

臣聞先主

臣聞先主

臣聞先主

臣聞先主

臣聞先主

臣聞先主

臣聞先主

晉書 蘇張其部也

蘇由劉曜出延果曰魏

王下忠良而熾絕銀兩關則果足以見其

蜀 第十四

三國志四十四

蔣 姜傳第十四

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也弱冠與外弟泉陵劉敏俱知名琬以州書佐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先主嘗因游觀奄至廣都見琬衆事不理時又沈醉先主大怒將加罪戮軍師將軍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修飾爲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琬見推之後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沱意甚惡之呼問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必當至公大吉之徵也頃之爲什邡令先主爲漢中王琬人爲尚書郎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辟琬爲東曹掾舉茂才琬固讓劉邕陰化龐延廖淳亮教答曰思惟背親捨德以矜百姓衆人既不隱于心實又

使遠近不解其義是以君宜顯其功舉以明此選之清重也遷爲參軍五年亮位漢中琬與長史張裔統留府事八年代裔爲長史加撫軍將軍亮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密表後主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亮卒以琬爲尚書令俄而加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陽亭侯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群僚之右旣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延熙元年詔琬曰寇難未弭曹叡驕凶遼東三郡苦其暴虐遂相糾結與之離隔叡大興衆役還相攻伐曩秦之亡勝廣首難今有此變斯乃天時君其治嚴摠帥諸軍屯住漢中須吳舉動東西掎之以乘其釁又命琬開府明年就加爲大司馬東曹掾楊戲素性剛略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欲構戲於琬曰公與戲語而不

見應戲之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而從後言古人之所誠也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曾毀琬曰作事憤憤誠非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重據聽不推則乞問其憤憤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憤憤矣復何問邪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其好惡存道皆此類也琬以爲昔諸葛亮數問秦川道險運艱竟不能克不若乘水東下乃多作舟船欲由漢沔襲魏興上庸會舊疾運動未時得行而衆論咸謂如不克捷還路甚難非長策也於是遣尚書令費禕中監軍姜維等喻指琬承命上疏曰芟穢弭難臣職是掌自臣奉辭漢中已經六年臣旣闇弱加嬰疾疢規方無成夙夜憂慘今魏跨帶九州根蒂滋蔓平

除未易若東西并力首尾犄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分裂蠶食先摧其支黨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俯仰惟艱實忘寢食輒與費禕等議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賊之所惜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又昔偏軍入羌郭淮破走算其長短以爲事首宜以姜維爲涼州刺史若維征行銜持河右臣當帥軍爲維鎮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不難由是琬遂遷住涪疾轉增劇至九年卒諡曰恭子斌嗣爲綏武將軍漢城護軍魏大將軍鍾會至漢城與斌書曰巴蜀賢智文武之士多矣至于足下諸葛思遠警諸草木吾氣類也桑梓之敬古今所敦西到欲奉瞻尊大君公侯墓當洒埽墳塋奉祠致敬願告其所在斌答書曰知惟臭味意眷之隆雅託通流未拒來謂也亡考昔遭疾疾亡于涪縣卜云其吉遂安厝之知君西邁乃欲屈駕修敬墳墓視子猶父顏子之仁

也聞命感愴以增情思會得斌書報嘉歎意義及至涪如其書云後主旣降鄧艾斌詣會于涪待以交友之禮隨會至成都爲亂兵所殺斌弟顯爲太子僕會亦愛其才學與斌同時死劉敏左護軍揚威將軍與鎮北大將軍王平俱鎮漢中魏遣大將軍曹爽襲蜀時議者或謂但可守城不出拒敵必自引退敏以爲男女布野農穀栖畝若聽敵入則大事去矣遂帥所領與平據興勢多張旗幟彌亘百餘里會大將軍費禕從成都至魏軍卽退敏以功封雲亭侯

費禕字文偉江夏鄆人也

鄆音育

少孤依族父伯仁伯仁姑益州牧劉

璋之母也璋遣使迎仁仁將禕遊學入蜀會先主定蜀禕遂留益土與汝南許叔龍南郡董允齊名時許靖喪子允與禕欲共會其葬所允白父和請車和遣開後鹿車給之允有難載之色禕便從

前先上及至喪所諸葛亮及諸貴人悉集車乘甚鮮允猶神色未
泰而禕晏然自若持車人還和問之知其如此乃謂允曰吾常疑
汝于文偉優劣未別也而今而後吾意了矣先主立太子禕與允
俱為舍人遷庶子後主踐位為黃門侍郎丞相亮南征還群寮于
數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禕右而亮特命禕同載由是眾人莫不易
觀亮以初從南歸以禕為照信校尉使吳孫權性既滑稽嘲啁無
方諸葛恪羊衝等才博果辯論難鋒至禕辭順義篤據理以答終
不能屈禕別傳曰孫權每別酌好酒以飲禕視其已醉然後問以國事并論當權甚器之

謂禕曰君天下淑德必當股肱蜀朝恐不能數來也禕別傳曰權乃以手
也但願大王勉建功業同獎漢室臣雖關羽終不負東顧還遷為侍中亮北住漢中
請禕為參軍以奉使稱旨頻煩至吳建興八年轉為中護軍後又
為司馬值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相憎惡每至竝坐爭論延或奉

刃擬儀儀涕泣橫集禕常入其坐間諫喻分別終亮之世各盡延
儀之用者禕匡救之力也亮卒禕為後軍師頃之代蔣琬為尚書

令禕別傳曰于持軍國多事公務煩猥禕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舉目暫視已究其意行其速數
董允代禕為尚書令欲數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滯允乃數曰琬自漢中還涪禕

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延熙七年魏軍次于興勢假禕節率眾往禦
之光祿大夫來敏至禕許別求共圍碁于時羽檄交馳人馬撥甲

嚴駕已訖禕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日向聊觀試君耳君信
可人必能辨賊者也禕至敵遂退封成鄉侯成鄉通語曰司馬懿誅曹爽禕

州職禕復領益州刺史禕當國功名略與琬比禕別傳曰禕推性謙素家
爽兄弟凡品庸人苟以宗子枝屬得蒙顧命之任而驕奢僭逸交非其人私樹朋黨謀以亂國懿
奮誅討一朝殄盡此所以稱其任副士民之望也乙以為懿感曹仲附已不一豈爽與相干事勢
不專以此陰成庶假初無忠告侃爾之訓一朝屠戮譏其不意豈大人經國為本之事乎若爽信
有謀主之心大逆已構而發兵之日更以芳委爽兄弟懿父子從後閉門舉兵感而向芳必無悉
奪志臣為君深慮之謂乎以此推之爽無大惡明矣若懿以爽奢僭廢之刑之可也琬固讓
減其尺口被以不義絕于丹血食及何晏子魏之親甥亦與同戮為僭虐不當矣

食出入不從車
騎無異凡人

十一年出住漢中自琬及禕雖自身在外慶賞刑威皆

遙先諮斷然後乃行其推任如此後十四年夏還成都成都望氣

者云都邑無宰相位故冬復北屯漢壽延熙十五年命禕開府十

六年歲首大會魏降人郭循在坐禕歡飲沈醉為循手刃所害諡

曰敬侯子承嗣為黃門侍郎承弟恭尚公主禕別傳曰恭為尚書
郎顯名當世早卒禕長女

配太子璿為妃

姜維字伯約天水冀人也少孤與母居好鄭氏學傳子曰維為人好立功
名陰養死士不修在大

業仕郡上計掾州郡為從事以父問昔為郡功曹值羌戎叛亂身

衛郡將沒于戰場賜維官中郎參本郡軍事建興六年丞相諸葛

亮軍向祁山時天水太守適出案行維及功曹梁緒主簿尹賞主

記梁虔等從行太守聞蜀軍垂至而諸縣響應疑維等皆有異心

於是夜亡保上邽維等覺太守去追遲至城門城門已閉不納維

等相率還冀冀亦不入維等維等乃俱詣諸葛亮會馬謖敗於街

亭亮拔將西縣千餘家及維等還故維遂與母相失魏略曰天水太守馬
謖將維及諸官屬隨

雍州刺史郭淮偶自西至洛門案行會問亮已到祁山淮顧邊曰是欲不善遂驅東還上邽遵念
所治冀縣界于西偏又恐吏民樂亂亦隨淮去時維謂遵曰明府當還冀遵謂維等曰卿諸人回
復信皆賊也子自行維亦無如遵何而家在冀遂與郡吏上官子修等還冀冀中吏民見維等大
喜便令見亮二人不獲已乃共詣亮亮見大悅未及遣迎冀中人會亮前鋒為張郃費綸等所破
遂將維等却縮維不得還遂入蜀諸軍攻冀皆得維母妻子亦以
維本無法意故不沒其家但繫任官以延之此語與本傳不同亮辟維為倉曹掾加

奉義將軍封當陽亭侯時年二十七亮與留府長史張裔參軍蔣

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人不

如也其人涼州上士也又曰須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

甚敏于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于人畢

教軍事當遣詣宮觀見主上魏略維記曰初姜維詣亮與母相失復得母昔令求當
歸維曰良田百頃不在一畝但有遠志不在富歸也

後遷中監軍征西將軍十二年亮卒維還成都為右監軍輔漢將

軍統諸軍進封平襄侯延熙元年隨大將軍蔣琬佳漢中琬既還

大司馬以維爲司馬數率偏軍西入六年遷鎮西大將軍領涼州
刺史十年遷衛將軍與大將軍費禕共錄尚書事是歲汶山平康
夷反維率衆討定之又出隴西南安金城界與魏大將軍郭淮夏
侯霸等戰于洮西胡王治無戴等舉部落降維將還安處之十二
年假維節復出西平不克而還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
欲誘諸羌胡以爲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也每欲興軍大舉
費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

漢晉春秋曰費禕謂維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況吾等乎

且不如保國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以爲希冀激侍而决成敗於一舉若不如志悔之無及
人出石營經董亭圍南安魏雍州刺史陳泰解圍至洛門維糧盡
退還明年加督中外軍事復出隴西守狄道狄道長李簡舉城降
進圍襄武與魏將谷質交鋒斬首破敵魏軍敗退維乘勝多所降
下拔河間狄道臨洮三縣民還後十八年復與車騎將軍夏侯霸

等俱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於洮西經衆死者數萬人經
退保狄道城維圍之魏征西將軍陳泰進兵解圍維却住鍾題十
九年春就遷維爲大將軍更整勒戎馬與鎮西大將軍周濟期會
上邽濟失誓不至故維爲魏大將軍鄧艾所破於段谷星散流離死
者甚衆衆庶由是怨讟而隴巴西亦騷動不寧維謝過引負求自
貶削爲後將軍行大將軍事二十年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反于
淮南分關中兵東下維欲乘虛向秦川復率數萬人出駱谷徑至
沈嶺時長城積穀甚多而守兵乃少聞維方到衆皆惶懼魏大將
軍司馬望拒之鄧艾亦自隴右督軍於長城維前住亡水皆倚山
爲營望艾傍渭堅圍維數下挑戰望艾不應景耀元年維聞誕破
敗乃還成都復拜大將軍初先主留魏延鎮漢中皆實兵諸圍以
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勢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

制維建議以爲錯守諸圍雖合周易重門之義然適可禦敵不獲
大利不若使聞敵至諸圍皆斂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使敵不得
入平且重關鎮守以捍之有事之日令游軍竝進以伺其虛敵攻
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縣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竝出
與游軍并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於是令督漢中胡濟却住漢壽
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又于西安建威武衛石門武
城建昌臨遠皆立圍守五年維率衆出漢侯和爲鄧艾所破還住
沓中維本羈旅託國累年攻戰功績不立而宦臣黃皓等弄權於
內右大將軍閻宇與皓協比而皓陰欲廢維樹宇維亦疑之故自
危懼不復還成都華陽國志曰維惡黃皓惑擅廢後主欲殺之後主曰皓趨走下臣耳
辭而出後主勅皓詣維陳謝維
往直允切商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悒附事連懼于失言遜
說皓求沓中種麥以避內逼爾六年維表後主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
宜竝遣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陰平橋頭以防未然皓

徵信鬼巫謂敵終不自致啓後主寢其事而群臣不知及鍾會將

向駱谷鄧艾將入沓中然後乃遣右車騎廖化詣沓中爲維援左

車騎張翼輔國大將軍董厥等詣陽安關口以爲諸圍外助比至

陰平聞魏將諸葛緒向建威故住待之月餘維爲鄧艾所摧還住

陰平鍾會攻圍漢樂二城遣別將進攻關口蔣舒開城出降傅會

格鬪而死漢晉春秋曰蔣舒將出降乃詭謂傅會曰今賊至不擊而閉城自守非良圖也會
曰受命保城惟全爲功今違命出戰若喪師負國死無益矣舒曰子以保城復全
爲功我以出戰克敵爲功請各行其志遂率衆出會謂其戰也至陰平以降胡烈烈乘虛襲城會
格鬪而死魏人義之。蜀記曰蔣舒爲武興督在事無稱蜀命人代之因留舒助漢中守舒恨故

出會攻樂城不能克聞關口已下長驅而前翼厥甫至漢壽維化

亦舍陰平而退適與翼厥合皆還保劔閣以拒會會與維書曰公

侯以文武之德懷邁世之略功濟巴漢聲暢華夏遠近莫不歸名

每惟疇昔嘗同大化吳札鄭喬能喻斯好維不答書列營守險會

不能克糧運縣遠將議還歸而鄧艾自陰平由景谷道傍入遂破

諸葛瞻於緜竹後主請降於艾艾前據成都維等初聞瞻被或聞

後主欲固守成都或聞欲東入吳或聞欲南入建寧於是引軍由

廣漢鄴道以審虛實尋被後主敕令乃投戈放甲詣會於涪軍前

將士咸怒拔刀斫石千寶晉記云會謂維曰來何遲也維正色流涕曰今日見此為速矣會其奇之會厚待維等皆權

還其印號節蓋會與維出則同舉坐則同席謂長史杜預曰以伯

約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勝也世語曰時蜀官屬皆天下英俊無出維右會既構鄧艾艾

檻車徵因將維等詣成都自稱益州牧以叛漢晉春秋曰會陰懷異圖維見而知其心謂可構威極亂以圖

克復也乃說會曰聞君自淮南已來算無遺策晉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信不肯漢下樓讓以見疑于既平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劍而死彼豈闇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既立大德已著何不從范蠡於五湖絕迹全功保身登峨嵋之嶺而從赤松遊乎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且為今之道或末盡於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方之所能無煩于老夫矣由是情好歡甚華陽國志曰維救會誅北來諸將既死徐欲殺會盡坑魏兵還復蜀祕書典後主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

孫盛晉書曰盛以永和初從安西將軍平蜀見諸故老及姜維既降之後密遣節表流說欲僞服事鍾會因殺之以復蜀土會事不捷遂至泯滅蜀人于今傷之盛以為古人云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其將至其姜維之謂乎鄧艾之入山由七求辭少維進不能奮節維竹之下退不能擲踵五將維衛蜀主思後圖之計而乃反

亦聞哉臣松之以為公之譏維又為不當于時鍾會大眾既造初聞維與諸將討會守會不

得進已譏還計全蜀之功幾乎立矣但鄧艾詭道傍入出于其後諸葛瞻既救成都自潰維若回軍救內則會乘其背當時之勢焉得兩濟而責維不能奮節餘竹擁衛蜀主非其理也會欲盡坑魏將以舉大事授維重兵使為前驅若令魏將皆死兵事在維手殺會復蜀不為難也大功成理外然後為奇不可以事有差手而抑謂不然設使因單之計邂逅不會復可謂之愚聞哉

授維兵五萬人使為前驅魏將士憤發殺會及維維妻子皆伏誅

世語曰維死時見剖勝如斗大郤正著論論維曰姜伯約據上將之重處群臣之右宅

舍弊薄資財無餘側室無妾媵之褻後庭無聲樂之娛衣服取供

與馬取備飲食節制不奢不約官給費用隨手消盡察其所以然

者非以激貪厲濁抑情自割也直謂如是為足不在多求凡人之

談常譽成毀敗扶高抑下咸以姜維投厝無所身死宗滅以是貶

削不復料擿異乎春秋褒貶之義矣如姜維之樂學不倦清素節

約自一時之儀表也孫盛曰異哉郤氏之論也夫士雖百行操業萬殊至于忠孝義節百行之冠冕也姜維策名魏室而外奔蜀朝違君徇利不可謂忠

捐親苟免不可謂孝害加舊邦不可謂義賊不死難不可謂節且德政未敷而殺民以逞居禦侮之任而致敵喪守于夫智勇莫可云也凡斯六者維無一焉實有魏之遺臣亡國之亂相而云人

之儀表斯亦或矣縱雖好書而微自藻潔豈異夫盜者分財之義而程鄭降階之善也臣松之
以為邵正此論取其可稱不謂維始終行事皆可準則也所云一時儀表止在好學與儉素耳本
傳及魏略皆云維本無叛心以急通歸蜀盛相譏取惟可責其肯母餘既過苦又非所以難邵正也維昔所俱至蜀梁緒官至大鴻
臚尹賞執金吾梁虔大長秋皆先蜀亡沒

評曰蔣琬方整有威重費禕寬濟而博愛咸承諸葛之成規因循
而不革是以邊境無虞邦家和一然猶未盡治小之宜居靜之理

也臣松之以為蔣費為相克邊畫一未嘗徇功妄動有所虧喪外却駱谷之師內保寧緝之姜
實於小之宜居靜之理何以過于此哉今讀其未盡而不著其事故使覽者不知所謂也

維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翫衆黷旅明斷不周終致隕斃老子有

云治大國者猶烹小鮮況于區區最爾而可屢擾乎哉于實曰姜維為蜀相國七主曆

弗之死而死于鍾會之亂惜哉非死之難處死之難也是以古之烈士見危授命投節如歸非不愛死也固知命之不長而懼不得其死也

蜀書十四

三國志四十四

三國志四十四

蜀書十五

三國志四十五

鄧張宗楊傳第十五

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漢司徒禹之後也漢末入蜀未見知待

時益州從事張裕善相芝往從之裕謂芝曰君年過七十位至大

將軍封侯芝聞巴西太守龐羲好士往依焉先主定益州芝為郫

郫閣督先主出至郫與語大奇之擢為郫令遷廣漢太守所在清

嚴有治績入為尚書先主薨於永安先是吳王孫權請和先主累

遣宋璋費禕等與相報答丞相諸葛亮深慮權聞先主殂隕恐有

異計未知所如芝見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在位宜遣大使重申吳

好亮答之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問其人為

誰亮曰即使君也乃遣芝修好于權權果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

表請見權曰臣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蜀也權乃見之語芝曰狐

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偏為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猶豫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唇齒進可兼并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久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必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權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自絕魏與蜀連和遣張溫報聘於蜀蜀復令芝重往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枹鼓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邪權與亮書曰丁公揆張揆音夷念反或作豔臣松之案漢書禮樂志曰長陰化不盡和合二國唯右惟前揆光耀明左思蜀都賦擣蕩揆天庭係博益鄧芝及亮北住漢中以芝為中

監軍揚武將軍亮卒遷前軍師前將軍領兖州刺史封陽武亭侯

頃之為督江州權數與芝相聞饋遺優渥延熙六年就遷為車騎

將軍後假節十一年涪陵國人殺都尉反叛芝率軍征討即梟其

渠帥百姓安堵華陽國志曰芝征涪陵見玄猿緣山芝性好弩手自射隼中之猿拔其箭

明斷善郵奪伍身之衣食資仰于官不苟素儉然終不治私產妻

子不免饑寒死之日家無餘財性剛簡不飾意氣不得士類之和

於時人少所敬貴唯器異姜維云子良襲爵景耀中為尚書左選

郎晉朝廣漢太守

張翼字伯恭犍為武陽人也高祖父司空浩曾祖父廣陵太守綱

皆有名迹並詳善傳曰浩字叔明治許春秋游學京師與廣漢劉棻漢中李邵蜀郡張霸

拜廷尉延光三年安帝讓廢太子唯浩與太常桓焉桓焉太僕來歷議以為不可順帝初立拜浩司空

年八十三卒續漢書曰綱字文紀少以三公子經明行修舉孝廉不就司徒辟以高第為侍御史

漢安元年拜充祿大夫與侍中杜喬等八人同日受詔持節分出察行天下貪廉墨綬有罪便拔
刺史二千石以罪表聞咸思清忠名振郡國號曰八馬是時大將軍梁冀倣百姓喬等七人皆
奉命四出唯獨埋車輪于洛陽都亭不去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上書曰大將軍梁冀河南
尹不疑蒙外戚之援倚國厚恩以芻蕘之姿安居阿保不能敷揚五教翼贊日月而專為封豕長
蛇肆其貪饕甘心好貨縱恣無厭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
君之心十五事于左皆忠臣之所切齒也書奏御京師震悚時冀妹為皇后內寵方盛冀兄弟權
重于人主順帝雖知綱言不誣然無心治冀冀深恨綱會廣陵賊張嬰等聚眾數千人往據多請兵及
石異欲陷綱乃諷尚書以綱為度陵太守若不為嬰所殺則欲以法中之前太守往據多請兵及
綱受拜詔問當得兵馬表何綱對曰無用兵馬遂單車之官徑詣嬰門示以禍福嬰大驚懼走
欲閉門綱又下門外罷遣吏兵皆所親者十餘人以書語其長老素為嬰所信者請與相見問以
本變因示以詔恩使還請嬰見綱意誠即出見綱綱延置上坐問其疾苦禮畢乃謂之曰前後
二千石多非其人杜塞國恩肆其私求鄉郡遠天子不能朝夕聞也故民人相聚以避害二千石
信有罪矣為之者乃非義也志士不敗君以自榮君子不損父以求福天子聖人欲文德以來之
故使人守求思以勸善相禁不願以刑也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發怒大
兵雲合豈不危乎宜深計其利害嬰聞泣曰益翁愚人敢為二千石所侵枉不堪其困故遂相聚
偷生明府仁及草木乃嬰等更生之澤俱恐投兵之日不免擊戮其綱曰豈其然乎嬰之以天地
誓之以日月方當相親以爵位何禍之有乎嬰曰苟赦其罪得全首領以就農祿則抱戴沒齒爵
祿非所望也嬰雖為人賊起于狂暴自以為必死及得綱言曠然開明乃辭還營明日遂將所部
萬餘人與妻子而縛詣綱降綱悉釋縛慰納謂嬰曰卿諸人一且解散方重湯然當條名上之必
受封賞嬰曰乞歸故業不願以像名汗明時也綱以其至誠乃各從其意親為安處居宅子弟欲
為吏者隨才任職欲為民者勸以農桑田業非豐南州晏然論功綱當封為翼所遊絕故不得侯
天子美其功徵欲用之嬰等上書乞留在郡二歲建康元年病卒官時年三十六嬰等三百餘人
皆哀杖送葬至維陽葬訖為起冢立祠四時奉祭思
慕如喪考妣天子追念不已下詔褒揚除一千為郎

先主定益州領牧翼為書佐

建安末舉孝廉為江陽長徙涪陵令遷梓潼太守累遷至廣漢蜀
郡太守建興九年為庾降都督綏南中郎將翼性恃法嚴不得殊
俗之歡心者率劉胄背叛作亂翼舉兵討胄胄未破會被徵督還
群下咸以為宜便馳騎即罪翼曰不然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
還耳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為滅賊之資豈可以
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其
成基以破殄胄丞相亮聞而善之亮出武功以翼為前軍都督領
扶風太守亮卒拜前領軍追論討劉胄功賜爵關內侯延熙元年
入為尚書稍遷督建威假節進封都亭侯征西大將軍十八年與
衛將軍姜維俱還成都維議復出軍唯翼庭爭以為國小民勞不
宜躡武維不聽將翼等行進翼位鎮南大將軍維至狄道大破魏
雍州刺史王經經眾死于洮水者以萬計翼曰可止矣不宜復進

進或毀此大功維大怒曰為蛇畫足維竟圍經於狄道城不能克
自翼建異論維心與翼不善然常牽率同行翼亦不得已而往景

耀二年遷左車騎將軍領冀州刺史六年與維咸在劔閣共詣降
鍾會于涪明年正月隨會至成都為亂兵所殺華陽國志曰翼子徽為志好學官至廣漢太守

宗預字德豔南陽安衆人也建安中隨張飛入蜀建興初丞相亮
以為主簿遷參軍右中郎將及亮卒吳慮魏或承衰取蜀增巴丘

守兵萬人一欲以為救援一欲以事分割也蜀聞之亦益永安之
守以防非常預將命使吳孫權問預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聞

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權大笑嘉其抗直甚愛待之
見敬亞于鄧芝費禕遷為侍中徙尚書延熙十年為屯騎校尉時

車騎將軍鄧芝自江州還來朝謂預曰禮六十不服戎而卿甫受

兵何也預答曰卿七十不還兵我六十何為不受邪臣松之以為芝以年喘頽不自顧

然預之此答胸人所處賦之記牒近為煩文芝性驕傲自大將軍費禕等皆避下之而預獨不

為屈預復東聘吳孫權捉預手涕泣而別曰君每銜命結二國之

好今君年長孤亦衰老恐不復相見遺預大珠一斛吳歷曰預臨別謂孫權曰蜀上卿小雖云

鄰國東西相傾吳不可無蜀蜀不可無吳君臣憑恃唯陛下重垂神慮又自說年老多病恐不復得奉聖顏孫盛曰夫帝王之係唯道而義道義既建雖小可大幾周是也苟任詐力雖強必敗秦項是也况乎唇齒鄰之域恃山水之固而欲連橫萬里求相資賴哉昔九國建合從之計而秦人卒併六合竟連營輔車之謀而光武終兼隴蜀夫以九國之強隴漢之大莫能相救也觀於覆何者道德之基不固而強弱之心難一故也乃還遷後將軍督永安就拜征西大

將軍賜爵關內侯景耀元年以疾徵還成都後為鎮軍大將軍領

兖州刺史時都護諸葛瞻初統朝事廖化過預欲與預共詣瞻許

預曰吾等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耳何求於年少輩而屑

屑造門邪遂不往廖化字元儉本名淳襄陽人也為前將軍關羽

主簿羽敗屬吳思歸先主乃詐死時人謂為信然因攜持老母晝

夜西行會先主東征遇于秭歸先主大悅以化爲宜都太守先主

薨爲丞相參軍後爲督廣武稍遷至右車騎將軍假節領并州刺

史封中鄉侯以果烈稱官位與張翼齊而在宗預之右漢晉春秋曰景

景出天道慶化曰兵不戰必自焚伯約之謂也知不出敵而力少咸熙元年春化預俱

內徙洛陽道病卒

楊戲字文然犍爲武陽人也少與巴西程祁公弘巴郡楊汰季儒

蜀郡張表伯達竝知名戲每推祁以爲冠首丞相亮深識之戲年

二十餘從州書佐爲督軍從事職典刑獄論法決疑號爲平當府

辟爲屬主簿亮卒爲尚書右選部郎刺史蔣琬請爲治中從事史

琬以大將軍開府又辟爲東曹掾遷南中郎參軍副貳康降都督

領建寧太守以疾徵還成都拜護軍監軍出領梓潼太守入爲射

聲校尉所在清約不煩延熙二十年隨大將軍姜維出軍至亡水

戲素心不服維酒後言笑每有傲弄之辭維外寬內忌竟不能堪

軍還有司承旨奏戲免爲庶人後景耀四年卒戲性雖簡情省略

未嘗以甘言加人過情接物書符指事希有盈紙然篤於舊故居

誠存厚與巴西韓儼黎鞞童幼相親厚後儼痼疾廢頓鞞無行見

捐戲經紀振卹恩好如初又時人謂譙周無當世才少歸敬者唯

戲重之嘗稱曰吾等後世終自不如此長兒也有識以此貴戲張

表有威儀風觀始名位與戲齊後至尚書督康降後將軍先戲沒

祁汰名早死氏更適人父見養于祖母治春秋左氏傳博覽多所通涉機警辯捷事祖母以

妾問其侍疾則涕泣側息日心不解帶膳飲湯藥必自口嘗本郡禮命不應州辟從事尚書郎大

將軍子滿太子洗馬奉使聘吳主問蜀馬多少對曰官用有餘人問自足吳主與群臣汎論道

義謂軍爲人弟密曰願爲人兒矣吳主曰何以爲兒密曰爲兒供養之日是吳主及群臣皆稱善

蜀平後征西將軍鄧艾聞其名請爲主簿及善招欲與相見皆不往以相母年老心在色養督武

帝立太子徵爲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備道于途密上書曰臣以險巖風遭閔凶生孩六月慈

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神到慈臣孤弱躬見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

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親屬見息外無蕃必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養子

之形影相弔而劉早嬰疾病當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達察

臣李廉後判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洪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等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階首所能上報臣具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迪慢郡縣偏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于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到病日篤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恨以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愍况臣孤苦特爲尤甚且臣少仕僞朝歷職郎署本圖官途不洽名節今臣亡國殘存至微至陋復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弊恒有所希冀但以到日海西山氣思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毋無以至今日祖毋無臣亦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區區不敢廢遠臣今年四十有四祖毋則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養劉之日短此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幸否非徒謂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賞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言庶劉僕侍卒餘年臣生當隨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抽攄之情或重誓表曰畜不空有名也嘉其誠款賜奴婢二人下郡縣供養其祖毋奉膳及祖母卒服終從尚書郎爲河內溫縣令政化嚴明中山諸王每過溫縣必責求供給溫史民患之及密至中山王過縣欲求芻芻薪蒸密引高祖過沛賓禮老幼桑梓之供一無煩擾伏惟明王孝思惟則勅議先戒本國望風式歎且舞誅求之碎所未聞命自後諸王過不敢有煩隴西王司馬子舒深敬太密而貴勢之家憚其公道密去官爲州大中正性方直不曲意勢位後失荀勗張華指左遷漢中太守諸上多以爲冤一年去官年六十四卒著述理論一篇安東將王胡熊與皇甫士安並善之

戲以延熙四年著季漢

輔臣贊其所頌述今多載于蜀書是以記之于左自此之後卒者則不追諡故或有應見稱紀而不在乎篇者也其戲之所贊而今不作傳者余皆注疏本末於其辭下可以粗知其髮髯云爾

昔文王歌德武王歌興夫命世之主樹身行道非唯一時亦由開

基植緒光于來世者也自我中漢之末王綱棄柄雄豪竝起役殷難結生人塗地於是世主感而慮之初自燕代則仁聲洽著行自齊魯則英風播流寄業荆郢則臣主歸心顧援吳越則賢愚賴風奮威巴蜀則萬里肅震厲師庸漢則元寇斂迹故能承高祖之始兆復皇漢之宗祀也然而姦凶懟險天征未加猶孟津之翔師復須戰于鳴條也天祿有終奄忽不豫雖攝歸一統萬國合從者當時儻又扶攜翼戴明德之所懷致也蓋濟濟有可觀焉遂乃竝述休風動于後聽其辭曰

皇帝遺植爰滋八方別自中山靈精是鍾順期挺生傑起龍驤始于燕代伯豫若荆吳越憑賴望風請盟挾巴跨蜀庸漢以并乾坤復秩宗祀惟寧躡基履迹播德芳聲華夏思美西伯其音開慶來世歷載攸興

贊昭烈皇帝

忠武英高獻策江濱攀吳連蜀權我世真受遺阿衡整武齊文敷
陳德教理物移風賢愚競心僉忘其身誕靜邦內四裔以綏屢臨
敵庭實耀其威研精大國恨于未夷

贊諸葛丞相

司徒清風是谷是臧識愛人倫孔音鏘鏘

贊許司徒

關張趙趙出身匡世扶翼攜上雄壯虎烈藩屏左右翻飛電發濟
于艱難贊生洪業倂迹韓耿齊聲雙德交待無禮竝致姦慝悼惟
輕慮隕身匡國

贊關雲長張益德

驃騎奮起連橫合從首事三秦保據河潼宗計于朝或異或同敵
以乘釁家破軍亡乖道反德託鳳攀龍

贊馬孟起

翼侯良謀料世興衰委質于主是訓是諮暫思經算親事知機

贊法孝直

軍師美至雅氣曄曄致命明主忠情發臆推此義宗亡身報德

贊龐士元

將軍敦壯摧鋒登難立功立事于時之幹

贊黃漢升

掌軍清節亢然恒常讜言惟司民思其綱

贊董幼宰

安遠強志允休允烈輕財果壯嘗難不惑以少禦多殊方係業

贊鄧孔山

孔山名方南郡人也以荆州從事隨先主入蜀蜀既定為提為屬國都
尉因易郡名為朱提太守選為安遠將軍康降郡督住南昌縣章武二

年卒失其行
事故不為傳

揚威才幹欵欵文武當官理任行術辯舉國殖財施有義有敘

贊費賓伯

賓伯名觀江夏郢人也到璋母觀之族姑璋又以女妻觀觀建安十八年參李嚴軍拒先主于綿竹與嚴俱降先主既定益州拜為裨將軍後為巴郡太守江州都督建興元年封都亭侯加散騎將軍觀為人善于交接都護李嚴性自矜高凌軍輔臣等年位與嚴相次而嚴不與親觀年少嚴二十餘歲而與嚴通仰知時弊云年三十一卒失其行事故不為傳

屯騎主舊固節不移既就初命盡心世規軍資所恃是辨是裨

贊王文儀

尚書清尚敦行整身抗志存義味覽典文荷其高風好侔古人

贊劉子初

安漢雍容或婚或賓見禮當時是謂循臣

贊糜子仲

少府修慎

主元泰名謀漢嘉人也有容止操行劉璋時為巴郡太守還為州治中從事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為別駕先主為漢中王用荆楚宿士零陵賴恭為太常南陽王注

為光祿勳謀為少府建興初舉為內侯後代賴恭為太常恭且謀皆失其行事故不為傳恭子玄為丞相西曹令史隨諸葛亮于漢中早天亮甚惜之與留府長史參軍張裔薄地書曰令史失賴玄據屬喪傷願為朝中損益多矣願亦荆州人也後大將軍蔣琬問張休曰漢嘉前雖有王元泰今誰繼者休對曰至于元泰州里無繼况鄙郡乎其見重如此襄陽記曰楊順字子昭楊儀宗人也入蜀為巴郡太守丞相諸葛亮主簿亮嘗自校簿書願直入諫曰為治在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為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為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祁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遠于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為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亮湖之後為東曹屬典選舉顯死亮垂泣三日 鴻臚明真 何彥英名宗蜀郡人也事廣漢任安學精究安術與杜瓊同師酒後援引圖讖勸先主即尊號設祚之後遷為大鴻臚建興中卒失其行事 諫議隱行儒 故不為傳于雙字僕僕滑稽談笑有於于境東方朔之風為雙相長早卒

林天文宣班大化或首或林

贊王元泰何彥英杜輔國周仲宣

車騎高勁惟其泛愛以弱制強不陷危墜

贊吳子遠

子遠名壹陳留人也隨劉焉入蜀劉璋時為中郎將將兵拒先主于涪諸將先主定益州以壹為護軍討逆將軍納壹妹為夫人章武元年為

關中郎將建興八年與魏延入南安界破魏將費瑭徙亭侯進封高陽鄉侯遷左將軍十二年丞相亮卒以壹督漢中車騎將軍假節領雍州刺史進封濟陽侯十五年卒失

其行事故不為傳壹族弟班字元雄大將軍何進官屬吳匡之子也以家俠補官位常與壹相亞先主時為領軍後主世稍遷至驍騎將軍假節封緇竹侯

安漢宰南奮擊舊鄉剪除蕪穢惟刑以張廣遷蠻濮國用用強

贊李德昂

輔漢惟聰既機且惠因言遠思切問近對贊時休美和我業世

贊張君嗣

鎮北敏思籌畫有方導師禳穢遂事成章偏任東隅末命不祥哀

悲本志放流殊疆

贊黃公衡

越騎惟忠厲志自祇職于內外念公忘私

贊楊季休

征南厚重征西忠克統時選士猛將之烈

贊趙子龍陳叔至

叔至名到汝南人也自豫州隨先主名位常亞趙雲係以忠勇稱建興初官至永安都督征西將軍封亭侯

鎮南粗強

粗元彌名世襄陽人也隨先主入蜀益州既定為巴郡太守建興中徙鎮南為右將軍封中鄉侯

監軍尚篤

劉南和名世襄陽人也隨先主

入蜀益州既定為江陽太守建興中稍遷至監軍後將軍賜爵關內侯卒于式嗣少子武有文與樊建齊名官亦至尚書

竝豫戎任任自封裔

贊輔元弼劉南和

司農性才敷述允章藻麗辭理斐斐有光

贊秦子敕

正方受遺豫聞後綱不陳不僉造此異端斥逐當時任業以喪

贊李正方

文長剛粗臨難受命折衝外禦鎮保國境不協不和志節言亂疾

終惜始實惟厥性

贊魏文長

威公狷狹取異眾人閑則及理逼則傷侵舍順入凶大易之云

贊楊威公

季常良實文經勤類士元言規處仁聞計

文經士元皆失其名實行事郡縣處仁本名存南陽人也以荆州從

事隨先主入蜀南攻至維以為廣漢太守存素不服龐統統中失卒先主發言嘉歎存曰統雖盡忠可惜然遠大雅之義先主怒曰統殺身成仁更為非也免存官項之病卒失其行事故不為傳
孔休文祥或才或臧 孔休各觀為荆州主簿別駕從事見先主傳失其郡縣文祥各隨
至尚書郎 襄陽記曰習頌有風流善談論名亞龐統而
在馬良之右子忠亦有名忠子隆為步兵校尉掌校秘書 播播述志楚之蘭芳

贊馬季常衛文經韓士元張處仁殷孔休習文祥

國山休風

國山名甫廣漢郡人也好人流言議劉璋時為州書佐先主定蜀後為州書佐部從事建興元年丞相亮辟為西

永南耽思

永南名沛廣漢郡人也先主定蜀後為州書佐部從事建興元年丞相亮辟為西

牛轉長先主領牧為從事正且命行酒得進見讓先主曰振威以將軍宗室肺腑安以討賊元功未效先定而滅進以將軍之取州其為不宜也先主曰知其不宜何以不助之逸曰匪不敢也力不足耳有司將殺之諸葛亮為請得免久之為魏為太守丞相參軍安漢將軍建興六年亮西征馬謖在軍前破魏將殺之魏諫以秦赦孟明用伯西戎楚誅于王二世不統失亮意還蜀十二年亮卒後主素服發哀三日親上疏曰呂祿霍禹未必懷及叛之心奉宣不好為殺臣之君直以臣懼其偏上畏其威故發萌生亮身杖強兵狼顧虎視五大不在邊臣常危之今亮殞沒蓋宗族得全西戎靜息大小為慶 盛衡承伯言藏言時 盛衡名勳承伯名齊皆巴西閬中人也勳後轉州別駕從事卒齊為太守張飛功曹飛貢之先主為尚書郎建興中從事丞相掾遷廣漢太守復為飛參軍亮卒為尚書勳齊皆以才幹自顯見歸信于州靈不如姚仙仙字子緒亦閬中

人先主定益州後為功曹書佐建興元年為廣漢太守不相亮北伐吳中許為謀並進文武之士亮稱曰忠諫者莫大于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孫各希此事以屬其望遷為參軍亮卒稍遷為尚書侯射時人服其真誠為梓延熙五年卒在任贊之後 孫德果銳 孫德名福梓潼涪人也先國長成都令建興元年徙巴西太守為江州督揚威將軍入為尚書僕射封平陽亭侯延熙初大將軍蔣琬出征漢中福以前監軍領司馬卒 益部耆舊雜記曰諸葛亮于武功病篤後主遣福省侍遂因詔以國家大計福往具宜聖旨聽亮所言至別去數日忽馳思未盡其意遂知馳騎還

兄亮亮語福曰孤知君還意近日言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來一决耳君所問者公瑾其正也福謝前實夫不諂諂諂公如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故輒還耳乞復請將宛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

俾可以繼之又復問其次亮不答福還奉使稱旨福為人精識果銳敏于從政于曠字叔元有

名官至尚書 偉南篤常 偉南名朝永南兄弟部功曹舉廉臨印令人為別駕從事亮上東

郎廣漢太守 征吳章武二年卒于永安 益部耆舊雜記曰朝又有一弟早亡各

有才望時人號之李氏三龍 華陽國志曰朝下上先主為漢中王其文朝所

造也 臣松之案舊書所記以朝邵及早亡者為三龍觀之在直不得在此數 德緒義彊志

壯氣剛 德緒名祿巴西安漢人也先主定益州為郡從事牙門將軍建興三年為越馬太守隨丞

兄也從先主入蜀後舉孝廉為符節長遷牙門將軍出為官溲太守 濟濟修志蜀之芬香

從在健為會丞相亮南征轉為益州太守將南行為蠻夷所害

贊王國山李永南馬盛衡馬承伯李孫德李偉南龔德緒

王義彊

休元輕寇損時致害 休元名習南郡人隨先主入蜀先主東 文進奮身同此顛

征吳習為領軍統諸軍大敗于猇亭

沛

文進各南亦自荆州隨先主入蜀領兵從先主征吳與習俱死時又有義陽傅彤先主退軍斷後拒戰兵人死盡吳將縉形令降形罵曰吳狗何有漢將軍降者遂戰死拜子金為左中郎後為關中都督景耀六年又臨危授命論者嘉其父子奕世忠義蜀記載晉武帝詔曰蜀將軍傅會前在關城身拒官軍致死不顧愈父形復為劉備戰亡天下之善一也豈由彼此以為異會息者募後沒人矣官免為庶人 患生一人至于弘大

贊馮休元張文進

江陽剛烈立節明君兵合遇寇不屈其身單大隻役隕命于軍

贊程季然

季然名業巴西閬中人也劉璋時為漢昌長縣有賓人種類剛猛皆高潔不卑說次欲叛者璋陰疑之殺聞甚懼將謀自守進之于部官皆索兵自助謀報曰郡合部曲不為叛者璋陰疑之殺聞甚懼將謀自守進之于部官皆索兵自助謀報曰我受州恩當為州拔盡節汝為郡吏當為太守效力不得以吾故有異志也義使人告歲曰爾了在郡不從太守家將及禍議曰昔樂羊為將飲子之羹非父子無恩大義然也今雖復美于吾必飲之汝知識必不為已厚陳謝于璋以致無咎璋聞之遷歲江陽太守先主領益州牧辟為從事祭酒後隨先主征吳遇大軍敗績泝江而還或告之曰後追已至解船輕去乃可以免歲曰吾在軍未曾為敵走况從天子而見危哉追人逐及解船歲身執其戰敵船有覆者眾大至共擊之乃死

公弘後生卓爾奇精天命二十悼恨未呈

贊程公弘

弘名亦季然之子也

古之奔臣禮有來偏怨與司官不顧大德靡有匡救倍成奔北自

絕于人作笑二同

慶芳士仁郝普潘濬

慶芳字子方東海人也為南郡太守上仁字君義廣陽人也為將軍住公安孤屬關羽與羽有隙及迎孫權郝濬字承明武陵人也先主入蜀以為荆州治中典留州事亦與關羽不睦孫權襲羽遂入吳普至廷尉潘濬至太常封侯

蓋部耆舊雜記載土嗣常播衛繼三人皆劉氏王蜀時人故錄

于篇

王嗣字承宗犍為資中人也其先延熙世以功德顯著舉孝廉稍

遷西安圍督汶山太守加安遠將軍綏集羌胡咸悉歸服諸種素

禁惡者皆來首降嗣何以恩信時北境得以寧靜大將軍姜維每

出北征羌胡出馬牛千氈毼及義穀禪軍糧國賴其資遷鎮軍故

領郡後從維北征為冰矢所傷數月卒戎夷會葬贈送數千人號

呼涕泣嗣爲人美厚馬至衆所愛信嗣子及孫羌胡見之如骨肉或結兄弟恩至于此

常播字文平蜀郡江源人也播仕縣主簿功曹縣長廣都朱游建興十五年中被上官誣劾以連沒官穀當論重罪播詣獄訟爭身受數千杖肌膚刻爛母痛慘至更歷三獄幽閉二年有餘每將考掠吏先驗問播不答但急行罰無所多問辭終不撓事遂分明長免刑戮時唯主簿以玩亦證明其事與播辭同衆咸嘉播忘身爲君節義抗烈舉孝廉除郫長年五十餘卒書于舊德傳後縣令穎川趙敦圖其像贊頌之

衛繼字子業漢嘉嚴道人也兄弟五人繼父爲縣功曹繼爲兒時與兄弟隨父游戲庭寺中縣長蜀郡成都張君無子數命功曹呼其子省弄甚憐愛之張因言宴之間語功曹似乞繼功曹卽許之

遂養爲子繼敏達成學識通博進仕州郡歷職清顯而其餘兄弟四人各無堪當者父恒言已之將衰張叻府將盛也時法禁以異姓爲後故復爲衛氏屢遷拜奉車都尉大尚書忠篤信厚爲衆所敬鍾會之亂害成都

評曰鄧芝堅貞簡臨官忘家張翼抗姜維之銳宗預禦孫權之嚴咸有可稱楊戲略意在不群然智度有短殆惟世難云

孫堅討逆傳第一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
 吳書曰堅世仕吳家于富春葬於城東冢上數有光怪雲氣五色上

吳書一

孫破虜討逆傳第一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

吳書曰堅世仕吳家于富春葬於城東冢上數有光怪雲氣五色上

屬於天曼延數里衆皆

往觀視父老相謂曰是非凡氣孫氏其興矣及母懷妊堅夢陽出

少爲

縣吏年十七與父六載船至錢唐會海賊胡玉等從匏里上掠取

賈人財物方於岸上分之行旅皆住船不敢進堅謂父曰此賊可

擊請討之父曰非爾所圖也堅行操刀上岸以手東西指麾若分

部人兵以羅遮賊狀賊望見以爲官兵捕之卽委財物散走堅追

斬得一級以還父大驚由是顯聞府召署假尉會稽妖賊許昌起

於句章自稱陽

明皇帝

其父爲越王也與其子韶扇動諸縣衆以萬數

堅以郡司馬募召精勇得千餘人與州郡合討破之是歲熹平元

年也刺史臧旻列上功狀詔書除堅鹽漬丞數歲徙盱眙丞又徙

下邳丞

江表傳曰歷佐三縣所在有稱吏民親附鄉里知備好事少年分

來者常數百人整接撫待養有若子弟焉中平元年黃巾賊帥

張角起於魏郡託有神靈遣八使以善道教化天下而潛相連結

目稱黃天泰平三月甲子三十六萬一旦俱發天下響應燔燒郡

縣殺害長吏

獻帝春秋曰角稱天公將軍弟寶

漢遣車騎將軍皇甫嵩中郎

將朱儁將兵討之儁表請堅為左軍司馬鄉里少年隨在下邳

者皆願從堅又募諸商旅及淮泗精兵合千許人與儁并力奮擊

所向無前

吳書曰乘勝深入於西華失利堅破創墮馬斷草中軍眾分散不知堅所在堅

戰汝穎賊困迫走保宛城堅身當一面登城先入眾乃蟻附遂大

破之儁具以狀聞上拜堅別部司馬

續漢書曰儁字公偉曾稽人少好學為郡功曹案李廉舉進上漢朝以討黃巾功拜

卓卓雖憚儁然貪其名

卓見儁外甚親納而心忌之儁亦陰備馬關東兵起卓議移都備輒止

成山東之結臣不見其

也右司諫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徒事而君陳之何也儁曰副相

國非臣所堪也遷都非

臣之所急也辭所不堪進臣所急臣之所宜也有司曰遷都之事何無

此計也就有未露何所交聞儁曰相國董卓為臣說之臣聞之於相國有司不能

將軍西討將董卓拒討無功中平三年遣司空張溫行市

久乃詣溫溫書卓卓對應不順堅時在坐前耳語謂溫曰卓不

怖罪而鳴張太語宜以召不時至陳軍法斬之溫曰卓素著威名

於隴蜀之間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天兵威震天下

何賴於卓觀卓所言不假明公輕上無禮一罪也章遂跋扈經年

當以時進討而卓云未可沮軍疑眾二罪也卓受任無功應召稽

雷而軒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眾未有不斷斬以示威

者也是以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楊干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即加誅

虧損威刑於是在矣溫不忍發舉乃曰君且還卓將疑人堅因起

出章遂聞大兵向至黨眾離散皆乞降軍還議者以軍未臨敵不

斷功賞然聞堅以卓三罪勸溫斬之無不歎息拜堅議郎時長沙

將軍西討將董卓拒討無功中平三年遣司空張溫行市

久乃詣溫溫書卓卓對應不順堅時在坐前耳語謂溫曰卓不

怖罪而鳴張太語宜以召不時至陳軍法斬之溫曰卓素著威名

於隴蜀之間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天兵威震天下

何賴於卓觀卓所言不假明公輕上無禮一罪也章遂跋扈經年

當以時進討而卓云未可沮軍疑眾二罪也卓受任無功應召稽

雷而軒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眾未有不斷斬以示威

者也是以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楊干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即加誅

虧損威刑於是在矣溫不忍發舉乃曰君且還卓將疑人堅因起

出章遂聞大兵向至黨眾離散皆乞降軍還議者以軍未臨敵不

斷功賞然聞堅以卓三罪勸溫斬之無不歎息拜堅議郎時長沙

將軍西討將董卓拒討無功中平三年遣司空張溫行市

賊區星自稱將軍眾萬餘人攻圍城邑乃以堅為長沙太守到郡親率將士施設方略旬月之間克破星等

魏書曰堅到郡郡中震服任用良吏物吏曰謹遇良善治官曹文書

郡肅然漢朝錄前後功封堅烏程侯

吳錄曰是時臨江太守陸康從子作直春長為賊所攻遣使求救於堅堅整嚴救之

城諸州郡並興義兵欲以討卓

江表傳曰堅聞之附膺歎曰張公昔從吾言朝廷今無此難也堅亦舉兵荆

州刺史王叡素遇堅無禮堅過殺之

案王氏謂叡字通權晉太保祥伯父也

言頗輕之及叡舉兵於討卓素與武陵太守曹爽不相能揚言當先殺叡宣懼詐作案行使者光祿大夫溫毅賊修堅

軍至晏然自若

禮咨咨明日亦咨詣堅酒酣長沙主簿入白堅前

移南陽而道路不治軍資不具請收主簿推問意故咨大懼欲去

兵陳四周不得出有頃主簿復入白堅南陽太守稽停義兵使賊

不時討請收出案軍法從事便牽咨於軍門斬之郡中震慄無求

不獲

吳歷曰初堅至南陽咨既不給軍糧又不肯見堅堅欲進兵恐有後患乃詐得急疾舉軍

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遂治兵於魯陽城當進軍討卓遣長史公

仇稱將兵從事還州督促軍糧施帳幔於城東門外祖道送稱官

屬竝會卓遣步騎數萬人逆堅輕騎數十先到堅方行酒談笑勅

部曲整頓行陣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謂左

右曰向堅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堅

士眾甚整不敢攻城乃引還

英雄記曰初堅討董卓到黎陽之陽人卓亦遣兵步騎五千迎之陳郡太守胡軫為天言護呂布為騎督其餘

步騎將校都督者其眾軫字文才性急預言曰今此行也要當斬一舌板乃整齊耳諸將聞而

進兵投曉攻城諸將惡懼於賊賊敗其事布等宣言陽人賊中賊已走當追尋之不然失之矣便
夜進軍城中守備甚設不可掩襲於是吏士飢渴人馬甚疲且夜至又無噍噍甲林息而布又
宣言相驚云城中賊出來軍衆擾亂奔走皆棄甲失鞍馬行十餘里定無賊
會天明便還拾取兵器欲進攻城守已固穿帶已深軫等不能改而還 堅移屯梁東大

為卓軍所攻堅與數十騎潰圍而出堅常著赤罽幘乃脫幘令親

近將祖茂著之卓騎爭逐茂故堅從間道得免茂困迫下馬以幘

冠冢間燒柱因伏草中卓騎望見圍繞數重定近覺是柱乃去堅

復相收兵合戰於陽人大破卓軍梟其都督華雄等是時或問堅

於術術懷疑不運軍糧江表傳曰或謂術曰堅若得洛不可復制此為除狼而得虎也故術疑之陽人去魯陽百餘

里堅夜馳見術畫地計校曰所以出身不顧上為國家討賊下慰

將軍家門之私讎堅與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將軍受譖潤之言

還相嫌疑江表傳載堅語曰大軼垂捷而軍糧不繼此災起所以術踧踖即調發軍

糧堅還屯卓憚堅猛壯乃遣將軍李催等來求和親令堅列疏子

弟任刺史郡守者許表用之堅曰卓逆天無道蕩覆王室今不夷

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和親邪復進軍大谷

拒維九十里山陽公載記曰車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軍敗數矣皆謂孤無能為也惟孫堅下

溫求引所將兵為憤作後駐溫不聽孤時上言其形勢知慎必不克臺今有木末車末報溫又使

孤討先零叛羌以為西方可一時蕩定孤皆知其不然而不得止遂行雷別部司馬劉靖將車騎

四千屯安定以為警勢叛羌更還欲截歸道孤小擊輒開畏安定有兵故也虜謂安定當數萬人

不知但靖也時又上章言狀而孫堅隨周慎行謂慎求將萬兵造金城使慎以二萬作後射邊

城中無宿穀當於外種長糧大兵不敢輕與堅戰而堅兵足以斷其運道兒曹用必還羌谷中

州或能定也溫既不能用孤慎又不用堅自攻金城壞其外垣馳使語溫曰以克在旦夕溫時亦

自以計中也而渡遼兒果斷蔡固慎棄輜重走果如孤策臺以此封孤都鄉侯堅以佐軍司馬所

見與人同自為可耳艾曰堅雖時見計故自不如李催郭汜聞在美陽高將千騎步與虜合始

死凶失印綬此不為能也卓曰堅時烏合義從兵不如虜精且戰有利鈍在信論山東大勢終無

所全耳艾曰山東兒輩皆有姓以作寇逆其鋒不如人堅甲利兵強弩之用又不如人亦安得久

卓曰然但殺二袁劉表 卓尋徙都西入關焚燒維邑堅乃前入至維修諸

陵平寨卓所發掘江表傳曰趙雲定虛數百里中無煙火堅前入城問雲此第 是上曰堅

怪莫有敢及堅令人入井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圖四寸上紐交右鏡上

角缺初黃門張讓等作亂劫天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璽者以投井中 山陽公載記曰璽術將璽

璽聞堅得傳國璽乃拘堅夫人而奪之 江表傳曰案漢獻帝起居注云天子從河上還得六璽於

閣上又太康之初孫皓送金璽六枚無有玉明其偽也 虞喜志林曰天子六璽者文曰皇帝之璽

皇帝行璽皇帝信璽天子之璽天子行璽天子信璽此六璽所封事異故文字不同 獻帝起居

注云從河上還得六玉璽於閣上此之謂也傳國璽者乃漢高祖所佩秦皇帝璽世世傳受號曰

傳因是家傳國重不在六聖之數安得憑其說乎應氏漢宮皇甫世紀其論六聖文義皆得漢宮
傳國文曰受命于天既壽且康日康永昌二字為錯未知兩家何者為得金玉之精華有光氣
加以神氣祕寶輝耀益彰益一代之奇觀將來之異聞而以此不解之故強謂之為不亦誣乎陳壽
為波而傳亦除此說俱感起居注不知六聖殊名與傳國為七者也吳時無能刻玉故天子以金
為印聖以金於文不異吳降而送印者送天子六聖履所得玉印乃古人遺印不可施用天子
之印今以無有為難不通其義者耳 臣松之以為孫堅於興義之中最有忠烈之稱若得漢神
靈而曆皆不言此為陰懷異志豈所謂忠烈者乎吳史欲以為國華而不心損堅之令總如其果
然以傳子孫豈非六聖之數要非常人所當孫皓之降亦不得但送六印而實益衛國也受命于
天矣取於孫皓之室若如喜言則此豈今尚 訖引軍還佳魯陽 吳錄曰是時關東州郡紛
在孫門四夫使堅備曰有罪而泥斯物哉 會稽典錄曰初曹公興義兵遣人娶聘即收合
會稽周鼎為孫皓制也來策取州堅慨然歎曰同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當誰
與功乃于言策弟上朝字仁明則弟之弟也 會稽典錄曰初曹公興義兵遣人娶聘即收合
兵眾得二千人從公征伐以將軍師後出堅爭徐州屢戰失利會久 初平三年術使堅征
兄九江太守瑯琊太守所攻戰往助之軍敗還鄉里為許昌所害

荆州擊劉表表遣黃祖逆於樊鄧之間堅擊破之追渡漢水遂圍
襄陽單馬行峴山為祖軍士所射殺 典略曰堅悉其眾攻表表閉門夜遣將黃
祖潛出擊兵祖將兵欲還堅逆與戰祖敗
走窺峴山中堅乘勝夜追祖祖部兵從竹木間暗射擊殺之 吳錄曰堅時年三十七 英雄記
曰堅以初平四年正月七日死 又云劉表將呂公將兵緣山向堅堅輕騎登山討公公兵下石
中堅頭應時腦出物 故其不同如此也 兄子賁帥將士眾就術術復表賁為豫州刺史堅四

子策權翊匡權既稱尊號諡堅曰武烈皇帝 吳錄曰尊堅廟曰始祖墓曰高
陵 志林曰堅有五子策權翊
匡吳氏所生少子
朗庶生也一名仁

策字伯符堅初興義兵策將母徙居舒與周瑜相友收合士大夫

江淮間人咸向之 江表傳曰堅為朱雋所表為佐軍聞策者壽春策年十餘歲已支結知
名聲譽發聞有周瑜者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聞策聲聞自舒來造焉

便推結分好義同斷金 勸策徙居舒策從之 堅薨還葬曲阿已乃渡江居江都 魏書曰策富嗣
侯讓與弟匡 徐州

牧陶謙深忌策策勇吳景時為丹陽太守乃載母徙曲阿與呂

範孫河俱就景因緣召募得數百人興平元年從袁術術甚奇之

以堅部曲還策 吳錄曰初策在江都時張紘有弟策策賊請紘咨以世務曰方今漢祚中
微天下擾攘英雄俊傑各據眾營私未有能扶危濟亂者也先君與袁氏

共破董卓功業未遂卒為黃祖所害策雖雲鳳為朝廷外藩君以為何如紘答曰既素處劣方居衰頹之中無
陽收合流散東據吳會最難雲鳳為朝廷外藩君以為何如紘答曰既素處劣方居衰頹之中無

以參贊盛略策曰君高名播越遠近懷歸今日事計決之於君何得不紆慮格告副其高山之望
折策志得展如歸得報此乃君之勳力策心所望也因涕泣流顏色不變紘見策忠壯內發辭

今慷慨感其志言乃答曰昔周道陵遲齊晉並興王室已傾諸侯貢職今君紹先侯之職有驍武
之名若段丹陽收兵吳會則荆揚可一讎敵可報據長江當威德誅除孽穢匡輔漢室功業俾於

桓文豈徒外藩而已哉方今世亂多難若功成事立當與同好俱南濟也策曰一與君同符台契
同有承固之分今便行矣以老母弟弟委付於君策無復回顧之憂 江表傳曰策徑到壽春見

袁術涕泣而言曰父老當從長沙人討董卓與明使君會於壽陽同盟結好不卒遇難動業不終
策感惟先人舊恩欲自馬鬣願明使君察其誠術甚貴舉 然策嘗還其父兵術謂策曰孤始

和貴易為丹陽太守賢從伯陽為都尉被擄兵之地可遷云召募義士詣丹陽依易得數百人而為涇縣大帥祖郎所擄至危殆於是復往見祖以厚贖兵千餘人還策太傅馬

日磔杖節安集關東在壽春以禮辟策表拜懷義校尉術大將喬

蕤張勳皆傾心敬焉術常歎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恨策騎

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內廩策指使人就斬之訖詣術謝術曰兵

人好叛當共疾之何為謝也由是軍中益畏憚之術初許策為九

江太守已而更用丹陽陳紀後術欲攻徐州從廬江太守陸康求

米三萬斛康不與術大怒策昔曾詣康康不見使主簿接之策常

銜恨術遣策攻康謂曰前錯用陳紀每恨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廬

江真卿有也策攻康拔之術復用其故吏劉勳為太守策益失望

先是劉繇為揚州刺史州舊治壽春壽春術已據之繇乃渡江治

曲阿時吳景尚在丹陽策從兄貴又為丹陽都尉繇至皆追逐之

景貴退舍歷陽繇遣樊能于麋陳橫屯江津張英屯當利口以距

術術自用故吏琅邪惠衢為揚州刺史更以景為督軍中郎將與

貴共將兵擊英等連年不克策乃說術乞助景等平定江東江表傳曰策說

術云家有舊恩在東顧助勇討橫江橫江技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萬兵以佐明術表策為

折衝校尉行殄寇將軍兵財千餘騎數十匹賓客願從者數百人

比至歷陽衆五六千策母先自曲阿徙於歷陽策又徙母阜陵渡

江轉鬪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而軍令整肅百姓懷之江表傳曰策渡

盡得郎閣糧穀戰具是歲興平二年也時彭城相韓禮下邳相羊融依繇為盟主禮據秣陵城融

也縣南策先攻融融出兵交戰斬首五百餘級融即閉門不敢動因渡江攻禮禮突走而策能于

麋等復合衆襲奪牛渚屯策聞之遣攻破能等獲男女萬餘人復下攻融為流矢所中傷股不能

乘馬因自輿還牛渚營或叛告融曰孫郎被箭已死融大喜即遣將于茲鄉策遣步騎數百挑戰

設伏于後賊出擊之鋒刃未接而偽走賊追入伏中乃大破之斬首千餘級策因往到融營下令

左右大呼曰孫郎竟云何賊於是驚怖夜遁融聞策尚在更深溝高壘經治守備策以融所屯地

險固乃舍去攻破融別將於策為人美姿顏好笑語性闊達聽受善於用

捐城郭奔走

江表傳曰策時年少雖有位置而士皆呼為孫郎百姓聞孫郎名無所犯畏乃伏

長史委城郭竄伏山草及至軍士奉令不敢廢略雜天菜如一無所犯畏乃伏

說鏡以牛酒詣軍劉錄既走策入曲阿勞賜將士遣將陳寶詣阜陵迎母及弟發恩布令告諸縣其劉錄等故鄉部曲來降首者一無所問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勿強也同日之間四面雲集得見兵三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形勢轉盛

吳人嚴白虎等眾各萬餘人處處屯聚吳景等欲先擊破虎等乃至會稽策曰虎等羣盜非有大志此成合耳遂引兵渡浙江據會稽屠東治乃攻破虎等

吳景曰時有烏程郡他錄嚴等各嬰堅城或數千引兵撲討皆破之策母吳氏曰吳子兄弟皆已與吳過餘一老翁何足復憚乎乃舍之餘族族請和許之與請同與會而約既會策引白刃所席與體動策

更置長吏策自領會稽太守復以吳景為丹陽太守以孫貴為豫章太守分豫章為廬陵郡以貴弟輔為廬陵太守丹陽朱治為吳郡太守彭城張昭廣陵張紘秦松陳端等為謀主

時袁術僭號策以書責而絕之吳傳曰策遣奉正都

吳也天下之士所以響應者董卓擅廢置害太后弘農王略遂宮人發掘園陵暴逆至此故

州郡雄豪聞聲慕義神武外振卓遂內熾元惡既斃幼主東顧保傅宣命欲令諸軍振旅於河北通謀黑山曹操放毒東齊劉表稱亂南荆公孫瓚然北幽對錄決力江游劉備爭盟准關

以未獲承命聲名俄戈也今備錄既破操等仇候謂當與天下合謀以誅醜類捨而不圖有自取之志非海內所望一也昔成湯伐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罪罰重哉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宜當君世如使不遭其時亦無繇成矣幼主非有惡於天下徒以春秋尚少魯於強臣若無過而奪之懼未合於湯武之事一也卓雖狂狡至廢主自興亦猶未也而天下聞其舉虐懷賢同心

而疾之以中上希戰之兵當邊地勁悍之勇所以斯須游魂也今四方之人皆玩敵而使戰鬪矣可得而勝者以彼亂而我治彼逆而我順也見當世之紛若欲人舉以臨之適足趣禍三也天下神器不可虛下必須天贊與人力也殷湯有白鳩之祥周武有赤鳥之瑞漢高有星象之符世祖有神光之徵皆因民困悴於桀紂之政毒苦於秦莽之役故能去無道致成其志今天下非患

於幼主未見受命之應驗而欲一旦卒然登即尊號未之或有四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誰不欲焉義不可勢不得耳陳勝項籍王莽公孫述之徒皆南面稱孤莫之能濟帝王之位不可橫冀五也幼主岐嶷若除其偏去其醜必成中興之業夫致主於周成之盛自受日與之美此誠所望於

聰明也縱使幼主有他改異猶望推宗室之譜屬論近親之賢良以紹劉統以固漢宗皆所以尊功金石圖形丹青流芳無窮垂聲管絃捨而不為為其難者想明明之素必所不忍六也五世為相權之重勢之盛天下莫得而比焉忠貞者必曰宜夙夜思惟所以扶國家之顛顛念祖稷之危殆以奉祖考之志以報漢室之恩其忽廢道之節而強進取之微者將曰天下之人非家吏則門生也孰不從我四方之敵非吾匹則吾役也誰能違我志乘累世之勢起而取之哉二者殊數不

可不詳察者也所貴於聖哲者以其審於機宜慎於舉措若難圖之事雖保之勢以取羣敵之氣以生眾人之心公義故不可私計又不利明哲不處人也世人多惑於圖籍而牽非類比合文字以悅所事給以兩上蓋策自有後悔者自往迄今未嘗無之不可不深擇而熟思九也九者尊明所見之餘下臨備起予補所遺志忠孝神靈而昭張昭曹公表策為討逆將之辭臣族之以為張昭名重然不如敘之文也此建昌縣所傳

曹公表策為討逆將

軍封為吳侯 江表傳曰建安二年夏漢朝遣議郎士輔奉成辰詔書曰董卓逆亂凶國書

先將軍堅念在不討雅意甚遂厥著聞策薄善道求福不回今以景為

百姓聞其言以為不然定得使持節平東將軍領徐州牧溫侯布上術所造惑眾妖妄

之件遂其無道修治王宮署置公卿郊天祀地殘民害物為禍深酷布前後上策乃心本朝

欲圖討術為國効節乞加顯異夫懸賞俟功惟勸是也故使能授示策前邑重以大部榮耀

其力竭命之秋也其與布及行吳郡太守安東將軍陳瑁職力一心同時赴討策自以統

其馬但以為騎都尉領部為輕欲得將軍號及使人諷輔輔使承制假策明漢將軍是時陳瑁屯

河內奉詔治嚴當與布瑁參同形勢行到錢塘瑁陰圖策遣都尉萬演等密渡江使持印傳

三十餘細賊與丹陽宣城蕪湖陽始安縣諸險縣大帥祖郎焦已及吳郡烏程嚴白虎等使為

內應同策軍發欲攻取諸郡策覺之遣呂範徐逸攻瑁於海西大破瑁獲其吏士妻子四千八

陽公孫策曰瑁單騎走瑁州自歸策紹紹以為故安都尉 吳錄載策上表謝曰臣以固陋孤持邊

陲陛下庸庸高澤不遺細節以臣襲爵兼典名郡仰榮寵顧所不克堪而平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於吳郡西阿得袁術所呈表以臣行殄寇將軍至彼詔書乃知詳摺雖輒稱廢猶用悖悖臣年十

七喪失所結懼有不甘堂構之鄙以奉祈新之戒誠無去病十八建功世祖列將弱冠佐命臣初

領兵年未嘗冠羅鶴儒不武然思應命惟所狂惑為庶市臣惡感靈本辭代罪庶必獻捷以

報所授 臣松之案本傳云孫堅以初平二年卒策以建安五年卒策死時年二十六計堅之凶

策應十八而此表云十七則為不符 吳錄載策以初平二年死此為是而本傳誤也

江表傳曰建安三年策又遣使責方物於 後術死長史楊弘大將張勳等將

元年所獻其年制書曰轉封勳為將軍改封吳侯 其眾欲就策廬江太守劉勳要擊悉虜之收其珍寶以歸策聞之

偽與勳好盟勳新得術眾時豫章上繇宗民萬餘家在江東策勸

勳攻取之勳既行策輕軍晨夜襲拔廬江勳眾盡降勳獨與麾下

數百人自歸曹公 江表傳曰策破詔勳與司馬曹公衛將軍董承益州牧劉琦等并力討

壽春乃共昇術棺柩扶其妻子及部曲男女就劉勳於皖城勳糧食少無以相振乃遣從弟信告

權於豫章太守華歆歆郡素少殺遣吏將借就海昏上繇使諸宗帥共出三萬斛米以與信信往

歷月纔得數千斛信乃報勳具說形狀使勳來襲取之勳得借書更潛軍到海昏邑下宗帥知之

空壁逃匿勳了無所得時策西討黃祖行及石城聞勳輕身詣海昏便分遣從兄資輔率八千人

於彭澤待勳自與周瑜率二萬人步襲皖城即克之得術百工及鼓吹部曲三萬餘人并術勳妻

子表用汝南李術為廬江太守給兵三千人以守皖皆徙所得人東詣吳資輔又於彭澤破勳

走入楚江從尋陽步上到置馬亭聞策等已克皖乃投西塞至沂築壘自守告急於劉表求救於

黃祖祖遣太子射船軍五千人助勳策復就攻大破勳勳與偕北歸曹公射亦遁走策收得勳兵

二千餘人船千艘遂前進夏口攻黃祖時劉表遣從子虎南陽韓瑜將長矛五千來為黃祖前鋒

策與戰大破之 吳錄載策表曰臣討黃祖以十二月八日到祖所屯沙羨縣劉表遣將助祖並

乘船臣以十一日平旦自部所領江夏太守行建威中郎將周瑜領桂陽太守行征虜中郎將呂

範領雲陵太守行蕩寇中郎將程普行奉業校尉孫權行先登校尉韓當行武鋒校尉黃蓋等同

時俱進身跨馬擐陳手擊急鼓以齊嚴勢更士奮激踊躍百倍心精意果各銳用命越渡重壘迅

疾若飛火放上風兵激煙下弓弩並發流矢雨集日加辰時祖乃潰爛鋒刃所截燄火所焚前無

生家惟祖進走獲其妻息男女七人斬虎狼韓瑜已下二萬餘級其赴水溺者一萬餘口船六千

餘艘因物山嶺雖表未禽祖宿投指為表腹心出作爪牙表之嗚張以祖氣息而祖家屬部曲掃

地無餘表孤討之虜成鬼行尸誠皆 是時袁紹方強而策并江東曹公力未能

聖朝神武遠征臣討有罪得救微勳 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為子

逞且欲撫之 吳歷曰曹公聞策平定江向意

甚難之常呼備兒難與爭鋒也

其難之常呼備兒難與爭鋒也

其難之常呼備兒難與爭鋒也

章取賁女皆禮辟策弟權翊又命揚州刺史嚴象舉權茂才建安

五年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策陰欲襲許迎漢帝吳錄曰時有高岱者隱於餘姚策命

出使會稽丞陸路通之策慮已候焉聞其善左傳乃自玩請欲與論講或謂之曰高岱以將軍但

英武而已無文學之才若與論傳而試云不知者則某言符矣又謂岱曰孫將軍為人惡勝已者

若每問當言不知乃合意耳如皆辨義比必危殆岱以為然及與論傳或答不知策果怒以為輕

已乃囚之知交及時人皆露坐為請策容樓臺見殿里中填滿柔草其收眾心遂殺之岱字孔文

吳郡人也受性聰達輕財貴義其友士故奇取於未顯所友八人皆世之英偉也太守盛憲以為

上計舉孝廉許貢來領郡岱將憲避難於許胎家未敢於爾謙謙未即殺岱惟悴泣血水漿不入

口謙感其忠壯有申包胥之義許為出軍以書與貢岱得謙書以還而貢已因其母吳人大小皆

為危悚以貢宿忿往必見害岱言在君則為君且母在牢獄期於當往若得人見事自當解遂通

書自白貢仰與相見才辭敏捷矧自陳謝貢登時出其母岱將見貢語友人張允沈潛令豫具船

以貢必悔常追逐之出便將母乘船易道而逃貢須臾遣人追之令追者若及於船江上便殺之

已過則止使與岱共道遂免被誅時年三十餘江表傳曰時有道士琅琊千古先寓居東方往

來吳會立蒲舍於香積道重創作符水以治病吳會人多事之策嘗於郡城門樓上集會諸將賓

客吉乃盛服杖小所漆書之名為仙人鍾趨度門下諸將賓客三分之二下樓迎拜之掌賓者禁

呵不能止策即令收之諸事之者悉使婦女入見策母請救之母謂策曰千先生亦助軍作福醫

護將士不可殺之策曰此下妖妄能幻惑眾心遠使諸將不復相顧君臣之禮盡委策下樓拜之

不可不除也諸將復連名通白事陳乞之策曰昔南陽張津為交州刺史舍前聖典訓嚴漢家法

律常著鋒鉞頭鼓琴焚香讀邪俗道書云以助化卒為南夷所殺此甚無益諸君但未悟耳今此

子已在鬼密勿復費紙筆也即併斷之縣首於市諸事之者尚不謂其死而云尸解焉復祭祀求

福志林曰初順帝時琅邪宮崇詣觀一師卜占所得神書於曲陽泉水上白素朱界號太平青

領道凡百餘卷順帝至建安中五六歲卜占是時近口百年年正蒼悼禮不加刑又天子巡狩

問百年者就而見之微幽以親愛聖王之至教也吉罪不及死而暴加酷刑是乃誅非所以為

美也喜推考帝王之薨建安五年四月四日是時曹袁相攻未有勝負按夏侯元讓與石威問書

袁紹破後也書云授孫賈以長沙業張津以零桂此為相王於前以張津於後死不得相讓言

津之死意矣臣松之案太康八年廣州大中正王範上奏廣二州春秋建安六年張津猶為交

州收江表傳之虛如志林所云按神記曰策欲渡江襲許與吉俱行時大旱所在為厲策懼諸將

士使速引船或身自早出督切見將吏多在吉許策因此激怒言我為不如于吉邪而先趨務之

便使收吉至呵問之曰大旱不雨道塗艱澁不特得過故自早出而卿不同憂賊安坐船中作鬼

物態敗吾部伍今當相除令人縛置地上暴之使請雨若能感天日中雨者當原赦不爾行誅俄

而雲氣上蒸膚寸而合比至日中大雨總至溪澗盈溢將士喜悅以為吉必見原請往慶慰策遂

殺之將士哀惜共藏其尸天夜忽更興雲覆之明且往視不知所在案江表傳神記于吉事

不同未詳孰是

密治兵部署諸將未發會為故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先是

策殺貢貢小子與客匿江邊策單騎出卒與客遇客擊傷策

表

傳曰應陵太守陳登治射陽即瑀之從兄子也策前西征登陰復遣間使以印綬與嚴白虎餘

黨圖為後害以報瑀見俄之屋棄歸復討登軍到丹徒須待運糧策性好機將步騎戰出策驅馳

逐鹿所求馬精駿從騎絕不能及初吳郡太守許貢上表於漢帝曰豫策驍雄與瑀相和似宜加

賞策召還瑀若被詔不得不還若放於外必作世患策候吏得貢表以示策策謂貢相見以貢

讓貢貢辭無表策即令武士殺之貢奴客潛匿欲為首報讎日卒有三人再貢客也策問

向等何人答云是韓當兵在此射鹿耳策曰當兵吾皆識之未嘗見汝等因射一人應弦而倒餘

二人亦急便舉弓射策中雉後騎追至皆刺殺之九州春州曰策聞曹公北

孫策自號大司馬將北襲許情其勇行不設備故及於難孫盛異同評曰凡此數書各有所失

孫策雖成行江外略有不帶然資糧乘其上流陳登聞其心腹且深險強宗未盡歸罪曹袁虎爭

勢傾山海策豈敢遠師及相而盡帝於吳越哉斯蓋庸人之所鑿見况陳達于事勢者乎又案

孫策雖成行江外略有不帶然資糧乘其上流陳登聞其心腹且深險強宗未盡歸罪曹袁虎爭

勢傾山海策豈敢遠師及相而盡帝於吳越哉斯蓋庸人之所鑿見况陳達于事勢者乎又案

紹以建安五年至壽陽而後以四月遇害而志云策聞曹公與紹相拒於官渡終矣伐登之言為
有證也 又江表傳云吳恭謙當雷士定此為詳便射殺一人夫三軍將士或有新附乘高天
將何能悉識以所不識便射殺之非其論也又策見殺在五年極城之役在十二年九州春秋非
錯尤甚矣 臣松之案傅子亦云曹公征陳賊將陳宮許都逃若斯何其疎哉然孫盛所議未為悉
是黃祖始破策破連氣未反但劉表君臣本無兼舟之志雖在上流何漸思與會策之此舉理
亦不備陳登但舉兵所任不止登而已于時孫策亦號帥相即嚴虎之徒禽滅已盡所餘山越蓋何足
慮然則策之所規未可謂之不暇也若使策志欲從大權在手淮泗之間所在皆可何必畢志
江外其當選帝於揚越哉案魏武紀武帝以建安四年已出屯官渡策未死之前久與袁紹交兵
則國志所云不為誤也 策自無開之小人而能感識恩遇臨義忘
生率然奮發有侔古烈士 詩云君不見有識獻小人與屬實客其有焉 創甚請張昭等謂曰
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眾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
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
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至夜卒時年
二十六 吳歷曰策臨歿謂諸將曰勿動乘引龜自照謂左右曰面如此尚
見吉在左右意深德之 又有火當後沿制方差而引鏡自照見吉 權稱尊號追謚曰
在鏡中顧而弗見如是 時三國漢魏大則皆崩裂項也而矣 權稱尊號追謚曰
長沙桓王封子紹為吳侯後改封上皇侯紹卒子奉嗣孫皓時訛
言謂奉當立誅死

許曰孫堅勇華 剛毅孤微發迹導溫戮卓山陵杜塞有忠壯之烈
策英氣傑濟行 銳冠世覽奇取異志陵中夏然皆輕佻果躁隕身
致敗且割據江 東策之基兆也而權尊崇未至子止侯爵於義儉
矣 孫盛曰孫氏兄弟 曰明略絕算創基立事策之由也且臨終之日顧命委權夫意氣之剛孰有
別頭况天倫之篤 各蒙達之英譽豈各名號於既往違本情之至實哉抑將遠思虛盈之數而
慎其名器者乎夫正木 定名為國之大防杜絕疑議消譽之良諫是故曾隱於義終致羽父之禍
宋宣懷仁幸有湯公之 哀皆心存小善而不達經綸之圖求與當年而不思貽厥之謀可謂輕干
乘之國蹈道則卡也 氏因擾攘之際得能其縱橫之志業非積德之基邪無磐石之固等一則
前修可終情垂則 塵起安可不防微於未兆慮難於將來壯哉策為首事之君有吳開國之
主特相年列皆其舊也 而嗣子弱劣折薪弗荷奉之則魯桓田市之難作崇之則與夷子馬之禍
轉是以正名定木使 賤殊遽然後國無陽肆之責後嗣罔備忌之嫌羣情絕其端之論不逞杜
覬覦之心於情雖違於 事雖儉至於括囊遠圖永保維城可
謂為之干其未有治之 於其未亂者也陳氏之評其未達乎

吳書二

三國志四十六

吳書二

三國志四十七

吳主傳第二

孫權字仲謀兄策既定諸郡時權年十五以為陽羨長

江表傳曰堅為下邳丞時權生

方願大口目有精光堅異之以為有貴象及擊人策起事江東權常隨從性度弘朗仁而多斷好俠養士始有知名解於父兄矣初參同計謀策甚奇之自以為不及也每請言賓客常相權曰此諸君汝之將也郡守孝廉州舉茂才行奉義校尉漢以策遠脩職貢遣使者劉琬加錮命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各才秀明達然皆祿祚不終惟中弟孝廉形貌奇偉骨體不恒有大貴之表年又最壽爾試識之

建安四年從策征廬江太守劉勲勲破進討黃祖於沙羨

五年策薨以事授權權哭未及息策長史張昭謂權曰孝廉此寧

矣時邪曰周公立法而伯禽不師非欲違父時不得行也

臣松之按禮記曾子

問于夏曰二三之喪金革之事無避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玄守曰周人卒哭而啟事時有餘及作難伯禽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昭所云伯

合不師蓋
今姦究競逐豺狼滿道乃欲哀親戚顧禮制是猶開門

而揖盜未
可以為仁也乃改易權服扶令上馬使出巡軍是時惟

有會稽吳
郡丹陽豫章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而天下英豪

布在州郡
賓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張昭

周瑜等謂
權可與共成大業故委心而服事焉曹公表權為討虜

將軍領
權守屯吳使丞之郡行文書事待張昭以師傅之禮

而周瑜
普呂範等為將率招延俊秀聘求名士魯肅諸葛瑾等

始為買
分部諸將鎮撫山越討不從命

江表傳曰初策表用李術為廬江太守策亡之後術不肯事權而多

納其凶服權書求索術報曰有德見歸無德見叛不應復還權大怒乃以狀白曹公曰嚴刺史昔為公所用又是州東將而李術凶惡輕犯漢制威害州司肆其無道宜速誅滅以懲醜類今欲討之進為國制掃除奸惡退為眾將報塞怨讎此天下達義風夜所甘心術必懼誅復詭說未收明公所居何術之從海內所瞻願勅執事勿復聽受是禡眾兵攻術於皖城術閉門自守求救於曹公曹公大驚即遣使之蓋婦女或充泥而吞

之帝屠其族其首徒其部曲三萬餘人

七年權拜吳氏懿

八年權西伐黃祖破其舟軍惟城未克而山寇復動還過豫章使

呂範平鄱陽會稽程普討樂安太史慈領海昏韓當周泰呂蒙等

為劇縣令長

九年權弟丹陽太守翊為左右所害以從兄瑜代翊

是非令人扶出謂曰人言卿欲反友知不得脫乃曰主上在許有無君之心者可謂非反乎逆殺之友字子正吳郡人年十一華歆行風俗見而異之因呼曰沈郎可登車語乎友遠避却曰君子

負薪救火無乃 史事其熾乎歆曰自桓靈以來雖多災彥未有幼童若此者弱冠博學多所貫

綜藝屬文辭兼好武事注孫子兵法又辯於口每所至眾人皆默然莫與為對咸言其筆之妙舌

之計納之正色 立朝清議峻厲為庸臣所譖誣以

十年權使賀齊討上饒分為建平縣

十二年西征黃祖虜其人民而還

十三年春權復征黃祖祖先遣舟兵拒軍都尉呂蒙破其前鋒而

凌統董襲等盡銳攻之遂屠其城祖挺身走騎士馮則追梟其

首虜其男女數萬口是歲使賀齊討黥歙黥音伊歙音攝分歙為始新新定

吳錄曰晉改陽休陽縣吳錄曰晉改以六縣為新都郡荆州牧劉表死

魯肅乞奉命弔表二子且以觀變肅未到而曹公已臨其境表子

在夏口使諸葛亮詣權權遣周瑜程普等行是時曹公新得表眾

形勢甚盛江表傳載曹公與權書曰近者諸議者皆望風畏懼多勸權迎之太詳伐罪虜應南指劉琮東平

吳權得以宗臣莫不嚮風畏大邑惟瑜肅執拒之議意與權同瑜普為左

右督各領萬人與備俱進遇於赤壁大破曹公軍公燒其餘船引

退士卒饑疫死者大半備瑜等復追至南郡曹公遂北還留曹仁

徐晃於江陵使樂進守襄陽時甘寧在江陵為仁黨所圍用呂蒙

計留凌統以拒仁以其半救寧軍以勝反權自率眾圍合肥使張

昭攻九江之當塗昭兵不利權攻城瑜且不能下曹公自荆州還

遣張喜將騎赴合肥未至權退

十四年瑜仁相守歲餘所殺傷甚眾仁委城走權以瑜為南郡太

守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備領荆州牧屯公安

十五年分豫章為鄱陽郡分長沙為漢昌郡以魯肅為太守屯陸

口

十六年權徙治秣陵明年城石頭改秣陵為建業聞曹公將來侵

作濡須塢

十八年正月曹公攻濡須權與相拒月餘曹公望權軍歎其齊肅

乃退吳歷曰曹公出濡須作油船夜渡洲上權以水軍圍取三千餘人其沒溺者亦數千人

權擊挑戰公堅守不出權乃自來乘輕船從濡須口入公軍諸將皆以為是挑戰者欲擊

之八曰此必孫權欲身見吾軍部伍也勅軍中皆精嚴弓弩不得妄發權行五六里迴還作鼓吹
公見舟船器仗軍伍整肅喟然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若豚犬耳權為廢與曹公說
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別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公語諸將曰孫權不欺孤乃微軍還
魏略曰權乘大船來觀軍公使弓弩亂發箭著其船船偏重將覆權因迴船復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
乃初曹公恐江濱郡縣為權所略徵令內移民轉相驚自廬江九

江斬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
十九年五月權征皖城閏月克之獲廬江太守朱光及參軍蓋和
男女數萬口是歲劉備定蜀權以備已得益州令諸葛瑾從求荆
州諸郡備不許曰吾方圖涼州涼州定乃盡以荆州與吳耳權曰
此假而不反而欲以虛辭引歲遂置南三郡長吏關羽盡逐之權
大怒乃遣呂蒙督鮮于丹徐忠孫規等兵二萬取長沙零陵桂陽
三郡使魯肅以萬人屯巴丘巴丘今曰巴陵以禦關羽權任陸口為諸軍節
度蒙到二郡皆服惟零陵太守郝普未下會備到公安使關羽將
三萬兵至益陽權乃召蒙等使還助肅蒙使人誘普普降盡得三
郡將守因引軍還與孫皎潘璋并魯肅兵竝進拒羽於益陽未戰
會曹公入漢中備懼失益州使使求和權令諸葛瑾報更尋盟好
遂分荆州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備

歸而曹公已還權反自陸口遂征合肥合肥未下徹軍還兵皆就

路權與凌統甘寧等在津北為魏將張遼所襲統等以死捍權權

乘駿馬越津橋得去獻帝春秋曰張遼問吳降人向有紫鬃將軍長上短下便馬善射是許降人答曰是孫會稽邊及樂進相遇言不早知之急退自得

泉軍欣悅 江表傳曰權乘駿馬走津橋橋南已見徹丈餘無版谷利在馬後使權持鞍絃控利於後者鞭以助馬勢遂得超度權既得免即拜利都亭侯谷利者本左右給使也以謹直為親近

臨性忠果亮烈言不苟且權愛信之

二十一年冬曹公次于居巢遂攻濡須

二十二年春權令都尉徐詳詣曹公請降公報使脩好誓重結婚

二十三年十月權將如吳親乘馬射虎於陵亭陵亭馬為虎所傷權

投以雙戟虎却廢常從張世擊以戈獲之

二十四年關羽圍曹仁於襄陽曹公遣左將軍于禁救之會漢水

暴起羽以舟兵盡虜禁等步騎三萬送江陵惟城未拔權內憚羽

外欲以為已功賤與曹公乞以討羽自效曹公且欲使羽與權相

持以關之驛傳權書使曹仁以弩射示羽羽猶豫不能去閏月權
征羽先遣呂蒙襲公安獲將軍士仁蒙到南郡南郡太守糜芳以
城降蒙據江陵撫其老弱釋于禁之囚陸遜別取宜都獲秭歸枝
江夷道遷屯夷陵守峽口以備蜀關羽還當陽西保麥城權使誘
之羽偽降立幡旗為象人於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尚十餘騎權
先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十二月璋司馬馬忠獲羽及其子平都
督趙雲等於章鄉遂定荊州是歲大疫盡除荊州民租稅曹公表
權為驃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權遣校尉梁寓奉貢于
漢及令王惇市馬又遣朱光等歸魏書曰梁寓字孔儒吳人也權遣寓
歸魏書曰梁寓字孔儒吳人也權遣寓
二十五年春正月曹公薨太子丕代為丞相魏王改年為延康秋
魏將梅敷使張儉求見撫納南陽陰鄴筑陽筑音山都中廬五縣民
五千家來附冬魏嗣王稱尊號改元為黃初二年四月劉備稱帝

於蜀

魏書曰備聞魏文帝受禪而劉備稱帝乃呼問知星者已分野中星氣何如遂有僭意而
以位次尚少無以威眾又欲先卑而後踴之為卑則可以假讓後踴則必致討致討然後

可以怒眾眾怒然後可以
自大故深絕蜀而專事魏

權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以武昌下雒陽陽

新柴桑沙羨六縣為武昌郡五月建業言甘露降八月城武昌下
令諸將曰夫存不忘亡安必慮危古之善教昔雋不疑漢之名臣
於安平之世而刀劍不離於身蓋君子之於武備不可以已况今
處身疆畔豺狼交接而可輕忽不思變難哉頃聞諸將出入各尚
謙約不從人兵甚非備慮愛身之謂夫保已遺名以安君親孰與
危辱宜深警戒務崇其大副孤意焉自魏文帝踐祚權使命稱藩
及遣于禁等還十一月策命權曰蓋聖王之法以德設爵以功制
祿勞大者祿厚德盛者禮豐故叔且有夾輔之勲太公有鷹揚之
功竝啓土宇并受備物所以表章元功殊異賢哲也近漢高祖受
命之初分裂膏腴以王八姓斯則前世之懿事後王之元龜也朕

以不德承運革命君臨萬國秉統天機思齊先代坐而待旦惟君

天資忠亮命世作佐深覩歷數達見廢興遠遣行人浮于潛漢禹貢

曰淹潛既道注曰水自江出為淹漢為潛望風影附抗疏稱藩兼納織紵南方之貢普遣諸將

來還本朝忠肅內發款誠外昭信著金石義益山河朕甚嘉焉今

封君為吳王使使持節太常高平侯貞授君璽綬策書金虎符第

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以大將軍使持節督交州領荆

州牧事錫君青土苴以白茅對揚朕命以尹東夏其上故驃騎將

軍南昌侯印綬符策今又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君綬安東南

綱紀江外民夷安業無或攜貳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

駟君務財勸農倉庫盈積是用錫君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君化民

以德禮教興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君宜導休風懷柔百越是用

錫君朱戶以居君運其才謀官方任賢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君忠

勇竝奮清除姦慝是用錫君虎賁之士百人君振威陵邁宣力荆

南梟滅凶醜罪人斯得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文和於內武信於

外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君以忠肅為基恭勤

為德是用錫君秬鬯一卣圭瓚副焉欽哉敬敷訓典以服朕命以

勗相我國家永終爾顯烈表傳曰權羣臣議以為宜稱上將軍九州伯不應受魏

此蓋時宜耳復何損邪遂受之 孫盛曰昔伯夷叔齊不殖有問晉中連不為秦民夫以匹夫之

志猶義不辱況列國之君三分天下而可二三其節或臣或否乎余觀吳蜀咸稱奉漢至於漢代

莫能同秉臣節君子是以知其不能克昌歟是歲劉備帥軍來伐

至巫山秭歸使使誘導武陵蠻夷假與印傳許之封賞於是諸縣

及五谿民皆反為蜀權以陸遜為督督朱然潘璋等以拒之遣都

尉趙咨使魏魏帝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

主也帝問其狀咨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

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而兵不血刃是其智也

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吳書各字德度南陽人博聞多識應對辯捷雄為吳王權中大夫使魏魏文帝善之嘲咨曰吳王頗知學乎各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閑博覽書傳聖史鑄探奇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帝曰吳可征不可討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又曰吳雖魏不吝曰帶甲百萬江漢為也何難之有又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咨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帝頗故使北人敬異權聞而嘉之拜騎都尉咨曰觀北方終不能守盟今日之計固延承漢四百之際應東南之運宜改年號正服色以應天順民權納之帝欲封權子

登權以登年勿上書辭封重遣西曹掾沈珩陳謝并獻方物吳書曰珩字仲

吳郡人少總經義尤善春秋內外傳權以珩有智謀能專對乃使至魏魏文帝問曰吳嫌魏東向乎珩曰不嫌曰何以曰情情信而實言歸于好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條備又問聞太子當來寧然乎珩曰臣在東朝朝不坐宴不與若此之議無所聞也文帝善之乃引珩自近談語終日珩隨事響應無所屈服珩還言曰臣密奉討中凱輝鼓為賊設計終不久慈臣聞兵家舊論不恃敵之不我犯恃我之不可犯今為朝廷慮之且當首患也役惟務農桑以廣軍資修繕舟車增作器械具令皆精盡善養兵民使各得其所擊延寇俊獎勳將士則天下可圖矣以奉使有稱封永安

立登為王太子江表傳曰是歲魏文帝遣使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瑇瑁至少府

孔雀翡翠調鴨長鳴雞羣百奏曰荆揚二州貢有常典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禮也宜勿與權曰昔惠施尊孫為王客難之曰公之聘夫何王齊何其倒也惠子曰有人於此欲擊其愛子之頭而石可以代之子頭所重而石所輕也以輕代重何為不可乎方有事於西北江表元元恃主為命非我愛子邪彼所求者於我瓦石耳

黃武元年春正月陸遜部將軍宋謙等攻烏五屯皆破之斬其將

三月鄱陽言黃龍見蜀軍分據險地前後五十餘營遜隨輕車以

兵應拒自正月至閏月大破之臨陣所斬及投兵降首數萬人劉

備奔走僅以身免吳歷曰權以使聘魏其上破備復印綬及首級所得土地并未將史功勳宜加爵賞之意文帝報使致魏子來明光鎧馬又以素書所作典

論及詩賦與權魏書載劉客自老虜邊屈越險深入曠日持久內迫罷解外因智力故見身於難頭分兵擬西陵其計不週謂可轉是前以搖動江東根未著地摧折其支即未刻備五賊使身首分離其所降誅亦足使虜部眾危懼其吳漢先燒荆門後發夷陵而子陽無所逃其死來初欲始襲略陽文叔喜之而知魏無所施也今計此虜正似其事將軍勉建方略務全衛克初

權外託事魏而誠心不款魏欲遣侍中辛毗尚書桓階往與盟誓

并徵任子權辭讓不受秋九月魏乃命曹休張遼臧霸出洞口曹

仁出濡須曹真夏侯尚張郃徐晃圍南郡權遣呂範等督五軍以

舟軍拒休等諸葛瑾潘璋楊桑救南郡朱桓以濡須督拒仁時揚

越蠻夷多未平集內難未弭故權卑辭上書求自改悔若罪在難

除必不見置當奉還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以終餘年文帝報曰

君生於擾攘之際本有從橫之志降身奉國以享茲祚自君策名

已來貢獻盈路討備之功國朝仰成埋而掘之古人之所恥

以無成功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豈樂勞師遠臨江漢廊廟之議王者

所不得專三公上君過失皆有本末朕以不明雖有曾母投杼之

疑猶冀言者不信以為國福故先遣使者犒勞又遣尚書侍中賤

修前言以定任子君遂設辭不欲使進議者怪之

魏略載魏三公奏曰臣聞使大者彼心尾大者

不掉有國有家之所慎也昔漢承秦弊天下新定大國之王臣節未盡以蕭張之謀不備錄之至

使六王前後反叛已而伐之八車不載又文景守成忘戰最役騎縱吳楚養虺成蛇既為社稷大

憂於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吳王孫權割豎小子無尺寸之功遭遇兵亂因父兄之緒少蒙與

邪駒伏之恩長合鳩巢及道之性背棄天地非惡積大復與關羽更相親伺逐利見便挾為鼎辭

先帝知權表以未用時以干禁取于水炭等當討羽因以委權先帝委下席權不盡心誠在側

恒欲因大表謀弑王帝命詔董氏傳先帝命乘未得報許攸取襄陽及見驅逐乃更折節邪僻之

態巧言如流辭重驛使發遣請等內包隱囂顧望之姦外欲縱謀支節對賊聖朝舍弘既加不

忍優而赦之與之更始復乃割地王之使南而稱孤兼官累位禮備九命召馬百駟以成其勢每

寵顯赫古今無二權為其羊之妾備被虎豹之文不思節力及死之節以假無量不世之恩臣每

見陛下權前後章表又以愚意察權旨自以明帝江河湖廣因不服初使累世詐偽成功上有尉

督艾布之計下誦伍彼屈強之辭終非不侵不叛之臣以為其錯不發則羽王侯之謀則七國同

衛禍久而大制通不決龍意下之策則用憤日慮罪深變重臣謹考之周禮九伐之流平權凶惡

逆節萌生見罪十五昔五刑亂德帝加誅戮罪十漢祖不捨權所犯罪數明白非仁恩所養

守節所容臣請免權官職

元元之苦其十

又前都尉浩周勸君遣子乃實朝臣交謀以此卜君君

瓦條又多不載

果有辭外引隗囂遣子不終內喻竇融守忠而已世殊時異人各

有心浩周之還口陳指麾益令議者發明眾嫌終始之本無所據

魏略曰

三公奏曰

臣聞使大者

彼心尾大者

不掉有國有家

之所慎也

昔漢承秦弊

天下新定

大國之王臣

節未盡以

蕭張之謀

不備錄之

至使六王

前後反叛

已而伐之

八車不載

又文景守

成忘戰最

役騎縱吳

楚養虺成

蛇既為社

稷大憂於

前事之不

忘後事之

師也吳王

聞知約效無素敢識其罪又聞張征東朱橫海今復運合肥先王盟要由來未久且權自度未獲
罪惡不審今者何以起軍遠次事業未訖甫當為國討除賊備重聞斯則深使失圖凡遠人
所恃在於明信願殿下克卒前分開示坦然後權誓命得卒本規凡所願言周等所當傳也初東
里家為于禁軍司馬前與周俱沒又俱還到有詔皆見之帝問周等則以為權必臣服而東里家
謂其不可必服帝說周言以為有以知之是歲冬魏王受漢禪遣使以權為吳王詔使周與使者
俱往周既致詔命時與權私宴謂權曰陛下末信王遣子入侍也周以闔門百口明之權因字謂
周曰浩孔異卿乃以舉家百口保我我當兩言邪遂流涕肅襟及與周別又指天為誓周還之後
權不遣子而設辭帝乃久留其使到八月權上書謝又與周書曰自道路開通不忌修意既新奉
國命加知起居假歸河北故使情問不獲果至望想之勞倘云其已孤以空闔分信不昭中間招
罪以取棄絕幸蒙國恩復見赦宥喜乎與君克卒本圖傳注云平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又曰昔君
之來欲令遣子入侍于時傾心歡以奉命徒以登年切欲假年歲之閒耳而赤情未蒙昭信遂見
討責常用慙怖自頃國恩復加開導忘其前愆取其後效喜得因此尋竟本誓前以有表具說遣
子之意想君假還已知之也又曰今子常入侍而未有妃耦昔君念之以為可上連綴宗室若夏
侯氏雖中間自棄當奉嚴在心當垂宿念為之先後使獲榮寵附驥永自固定其為分惠豈有量
哉知是欲遣孫長緒與小兒俱入奉行禮聘聘成之在君又曰小兒年弱加教訓不足念當與別為
之類然父子恩情豈有已耶又欲遣張子布進輔護之孤性無餘凡所欲為今盡宣露惟恐赤心
不克歸遂是以具為君說之宜明所以於是詔曰權前對浩周自陳不敢自遠樂委贖長為外臣
又前後辭旨頓尾擊地此鼠子自知不能保爾許地也又今與周書請以十二月遣子復欲遣孫
長緒張子布隨于俱來彼二人皆權股肱心腹也又欲為子於京師求婦此權與心之明效也帝
既信權且言且謂周為得其據而權但虛偽竟無遣子意有是之後帝詔彭羸周非見殊遠終
不

權遂改年臨江拒守冬十一月大風範等兵溺死者數千餘軍

還江南曹休使臧霸以輕船五百敢死萬人襲攻徐陵燒攻城車

殺略數千人將軍全琮徐盛追斬魏將尹盧殺獲數百十二月權

使太中大夫鄭泉聘劉備于白帝始復通也

為蜀者以漢帝尚存故耳今漢已廢自可名為漢中王也 吳書曰鄭泉字文淵陳郡人博學有奇志而性嗜酒其閒居每曰願得美酒斗百斛 船以四時甘脆置兩頭反覆波飲之飽即住而啖肴膳酒有斗升減隨即益之不亦快乎權以為 此中嘗與之言卿好於案中面諫或夫禮敬學畏龍鱗乎對曰臣聞君明臣直今值朝廷上下無 諱實待洪恩不長龍鱗後侍燕權乃抽之使提出付有司促治罪泉臨出雙面權呼還笑曰卿言 不畏龍鱗何以臨出而面乎對曰昔特恩殺知無死憂至當出閣感離感靈不能不顧耳使蜀劉 備問曰吳王何以不答吾書得無以吾正名不 宜乎泉曰曹操父子陵轍漢室終奪其位殿下既 為宗室有維城之責不尚戈執戈為海內率先 而於是自名未合天下之議是以寡君未復書耳 備甚惡惡泉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 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 見取為酒壺實獲我心矣然猶與魏文帝相往來至後年乃絕是歲改夷陵為西陵

二年春正月曹真分軍據江陵中州是月城江夏山改四分用乾

象歷

江表傳曰權惟五德之運以為土行用未 祖辰臘 志林曰土行以辰臘得其數矣土成於戊而以未祀其義非也土生於未故未 為坤初是以月令建未之月祖黃精於郊祖用 其盛今祖用其 始豈應運乎三月曹仁遣將軍常影等以兵五千乘油船晨渡濡須

中州仁子泰因引軍急攻朱桓桓兵拒之遣將軍嚴圭等擊破影

等是月魏軍皆退夏四月權羣臣勸即尊號權不許江表傳曰權辭讓

行救弄何心而能乎卒而稱天命符瑞同重以請權未之許而謂將相曰往年孤以玄德方向西

鄧放先命應遜送來以待之聞此部分欲以助孤孤內嫌其有挾若不受其拜是相折辱而趣其

連發使當與西俱至二處受敵於孤為劇故自抑按就

其封王低屈之趣諸君似未之盡今故以此相解耳劉備薨于白帝吳書曰權遣立信

手備喪也照字于柔頰川人馮異之後也權之為車騎歷東曹使蜀還為中大夫後使于魏

文帝問曰吳王若欲修宿好宜當圖其江關縣必巴蜀而關復遠修好必有變故照曰臣聞西使

報問且以觀聲非有謀也又曰聞吳國比年災旱人物彫損以大夫之明觀之何如照對曰吳

士體量聰明善於任使賦政施役每事必咨敬養賓旅親賢愛士賞不擇怨仇而罰必加有罪臣

下旨威恩懷德惟思與義帝甲百萬故吊如山和沃野民無飢歲所謂金城湯池強富之國也

以臣觀之輕重之分未可量也帝不悅以陳羣與照同郡使羣誘之暗以重利照不為迴遂至摩

陵因苦之役又召還不至照懼見迫不從必危身辱命乃引刀

五月曲阿言甘露降

自刺御者覺之不得死權聞之垂涕曰此與蘇武何異竟死于魏

先是戲口守將晉宗殺將王直以眾叛如魏魏以為蕪春太守數

犯邊境六月權令將軍賀齊督麋芳劉邵等襲蕪春邵等生虜宗

十一月蜀使中郎將鄧芝來聘吳書曰蜀致馬三百匹歸上端及方物自是之後聘

三年夏遣輔義中郎將張溫聘于蜀秋八月赦死罪九月魏文帝

出廣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乃還于寶晉紀曰魏文帝之在廣陵

頭于丁江東車以木槓衣以葦席加采飾焉夕而成魏人自江西望其憚之遂退軍所令趙連

算之曰曹丕不走矣雖然吳衰庚子歲雖曰幾何達屈指而計之曰五十八年權曰今日之憂不暇

及遠此子孫事也吳錄曰是歲蜀主又遣鄧芝來聘重結盟好權謂芝曰山民作亂江邊守兵

多嚴慮曹丕乘空弄恣而反求和誠者以為內有不暇幸來求和於我有利宜當與通以自濟定

恐西州不能明孤赤心用致嫌疑孤土地邊外間隙萬端而長

江巨海皆當防守不觀變而動惟不見使帝得忘此復有他圖

四年夏五月丞相孫邵卒

吳錄曰邵字長緒北海人長八尺為孔融功曹融稱曰邵

廟才也從劉焉於西來及權統事數陳便宜以為應納資

轉權即從之拜廬江太守遷車騎長史黃武初為丞相威遠將軍封賜義侯張溫驛慰奏具事邵

辭位請罪權釋令復職年六十三卒志林曰吳之劉基邵為首相史無其傳竊嘗怪之督倚劉

聲叔聲叔博物君子也云惟其名位自應立傳頃曠吳季時已有

筆記此云向張惠恕不能後章氏作史恭惠恕之黨故不見書

六月以太常顧雍為

丞相吳書曰以尚書令陳化為太常化字元耀汝南人博覽眾書氣幹剛毅長七八九寸雅有

帝出乎襄加開先哲知命舊說紫葢黃旗運在東明帝曰昔文王以西伯王天下豈復在東乎化

曰則之初基太伯在東是以文王能興於西帝笑無以難心奇其辭使畢當還禮送甚厚權以化

奉命先歸拜健為太守置官屬頃之遷太常兼尚書令正色立朝勸子弟廢田業絕治產仰官廉

辭不與自姓爭利妻早亡化以古事為鑒乃不復娶權聞而貴之以其年壯勅宗正妻以宗室女

化固辭以疾權不違其志年出七十乃上疏乞骸骨遂受宮章安卒於家

子燧字公熙少有志操能計算衛將軍全琫表稱任大將軍赴召道卒

皖口言木連理

冬十二月鄱陽賊彭綺自稱將軍攻沒諸縣眾數

萬人是歲地連

震

吳錄曰是冬魏文帝至廣陵臨江觀兵兵有十

餘萬旌旗彌數百里有渡江之志權嚴設固守

特大寒米舟不得入江帝見波濤洶涌嘆曰嗟

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遂歸孫韶又遣將高書

特大寒米舟不得入江帝見波濤洶涌嘆曰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遂歸孫韶又遣將高書

等幸敢死之士五百人於路夜要
之帝大驚焉遂徙別軍羽蓋以還

五年春令曰軍興日久民離農畔父子夫婦不能相卹孤甚愍之
今北虜縮窺方外無事其下州郡有以寬息是時陸遜以所在少
穀表令諸將增廣農畝權報曰甚善令孤父子親自受田車中八
牛以爲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眾均等其勞也秋七月權聞魏
文帝崩征江夏圍石陽不克而還倉梧言鳳皇見分三郡惡地十
縣置東安郡吳郡曰郡治高平也以全琮爲太守平討山越冬十月陸遜陳便
宜勸以施德緩刑寬賦息調又云忠讜之言不能極陳求容小臣
數以利聞權報曰夫法令之設欲以遏惡防邪儆戒未然也焉得
不有刑罰以威小人乎此爲先令後誅不欲使有犯者耳君以爲
太重者孤亦何利其然但不得已而爲之耳今承來意當重諮謀
務從其可且近臣有盡規之諫親親有補察之箴所以匡君正主

明忠信也書載子違汝弼汝無面從孤豈不樂忠言以自裨補邪
而云不敢極陳何得爲忠讜哉若小臣之中有可納用者寧得以
人廢言而不採擇乎假但諂媚取容雖闇亦所明識也至於發調
者徒以天下未定事以衆濟若徒守江東修崇寬政兵自足用復
用多爲顧坐自守可陋耳若不豫調恐臨時未可使用也又孤與
君分義特異榮戚實同來表云不敢隨眾容身苟免此實甘心所
望於君也於是令有司盡寫科條使郎中褚逢齋以就遜及諸葛
瑾意所不安令損益之是歲分交州置廣州俄復舊江表傳曰權於武
昌新裝大船名爲
長安試泛之鈞壘派時風大盛各利令施工取樊口權曰當張帆取羅州利拔刀向楫工曰不取
樊口者船工即轉施入樊口風遂猛不可行乃還權曰阿利與水何怯也判脫曰大王萬乘之注
艦於不測之淵戲於猛浪之中船機裝高避道順危示社稷何是
以利輒敢以死爭權於是貴重之自此後不復各之當時曰存
六年春正月諸將獲彭綺閏月韓當子琮以其眾降魏
七年春三月封子慮爲建昌侯罷東安郡夏五月鄱陽太守周魴

偽叛誘魏將曹休秋八月權至皖口使將軍陸遜督諸將大破休於石亭大司馬呂範卒是歲改合浦為珠官郡

江表傳曰是歲將軍曹丹叛如魏權恐諸將畏非而

黃龍元年春公卿百司皆勸權正尊號夏四月夏口武昌並言黃

龍鳳皇見丙申南郊即皇帝位

吳錄載權告天文曰皇帝位權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漢享國二十有四世歷年四百三十有四行氣收終祿祚運盡普天弛絕率土分崩孽臣曾不遂奪神器不子獻繼世作憑淫名亂制播生於東而遭值期運承乾乘其志在平世未辭行罰舉是為民孽臣將相州郡百城執事之人辰以為天意已去於漢漢氏已絕祀於天皇帝位虛郊祀無主休徵嘉瑞而後繼齊歷數在躬不得

是日大赦改年追尊父破虜將軍堅為武烈皇帝母吳氏為武烈

皇后兄討逆將軍策為長沙桓王吳王太子登為皇太子將吏皆

進爵加賞初興平中吳中童謠曰黃金車班蘭耳闔昌門出天子

踐位權乃參分天下豫青徐幽屬吳苑冀并涼屬蜀其司州之土

以函谷關為界造為盟曰天降喪亂皇綱失叙逆臣承襲劫奪國

柄始於董卓終於曹操窮凶極惡以覆四海至令九州幅裂普天

無統民神痛怨靡所戾止及操子丕桀逆遺醜荐作姦回偷取天

位而啟公麼尋丕凶蹟阻兵盜土未伏厥誅昔共工亂象而高辛

行師三苗千度而虞舜征焉今日滅叡禽其徒黨非漢與吳將復

誰在夫討惡翦暴必聲其罪宜先分裂奪其土地使士民之心各

知所歸是以春秋晉侯伐衛先分其田以畀宋人斯其義也且古

建大事必先盟誓故周禮有司盟之官尚書有告誓之文漢之與

吳雖信由中然分土裂境宜有盟約諸葛丞相德威遠著翼戴本

國典戎在外信感陰陽誠動天地重復結盟廣誠約誓使東西士

民咸共聞知故立壇殺牲昭告神明再歃加書副之天府天高聽

下靈威集謀司慎司盟羣臣羣祀莫不臨之自今日漢吳既盟之

盟乃下令曰自今諸將有重罪三死後議

國典戎在外信感陰陽誠動天地重復結盟廣誠約誓使東西士民咸共聞知故立壇殺牲昭告神明再歃加書副之天府天高聽下靈威集謀司慎司盟羣臣羣祀莫不臨之自今日漢吳既盟之

後勦力一心同討魏賊救危恤患分災其慶好惡齊之無或攜貳
若有害漢則吳伐之若有害吳則漢伐之各守分土無相侵犯傳
之後葉克終若始凡百之約皆如載書信言不豔實居于好有渝
此盟創禍先亂違貳不協悞慢天命明神上帝是討是督山川百
神是糾是殛俾墜其師無克祚國于爾大神其明鑒之秋九月權
遷都建業因故府不改館徵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掌武昌留
事

二年春正月魏作合肥新城詔立都講祭酒以教學諸子遣將軍
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長老
傳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將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
仙及仙藥止此洲不還世相承有數萬家其上人民時有至會稽
貨布會稽東縣人海行亦有遭風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絕遠卒不
可得至但得夷洲數千人還

三年春二月遣太常潘濬率衆五萬討武陵蠻夷衛溫諸葛直皆
以違詔無功下獄誅夏有野蠶成繭大如卵由拳野稻自生改爲
禾興縣中郎將孫布詐降以誘魏將王淩淩以軍迎布冬十月權
以大兵潛伏於阜陵俟之淩覺而走會稽南始平言嘉禾生十二
月丁卯大赦改明年元也

嘉禾元年春正月建昌侯慮卒三月遣將軍周賀校尉裴潛乘海
之遼東秋九月魏將田豫襲擊斬質于成山冬十月魏遼東太守
公孫淵遣校尉宿舒闔中令孫綜稱藩于權并獻貂馬權大悅加

淵爵位

江表傳曰是冬羣臣以權未郊祀奏議曰頃者嘉瑞屢臻遠國慕義天意人事前後備
集宜修郊祀以承天意權曰郊祀當於土中今非其所於何施此重奏曰普天之下莫

非王土王者以天下爲家昔周文武郊於西郊非必土中禮曰武王伐紂卽祫于鎬京而郊其所
也文王未爲天子立郊於鄭見前經曲禮曰決見漢書郊祀志巨衡泰從甘泉河東郊於鄭權
曰文王性謙讓處諸侯之位明未郊也經禮明文巨衡俗儒意說非典籍正義不可用也志
林曰吳王糾駭郊祀之奏追臣巨衡謂之世儒凡在見者莫不慨然以爲純盡物理達於事宜至

於稽之典籍乃更不通毛氏之說云竟見天因部而生后稷故國之於部命使事天故詩曰后稷
伊尹之罪無罪侮以迄于今言自后稷以來皆得祭天猶晉人郊祀也是以械橫之作有後稷之新
文王初創殷有明文匡衡後徐而拜之故文王雖未為天子然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代宗其太祖
伊尹亦生於夏商之際乃齊西伯大伯三讓與而天下文王為王於義何疑然則匡衡之奏有所未盡
故世宗皇帝甘泉汾陰之祠皆出方士之言其詳詳經典者也方士以甘泉汾陰黃帝祭天地之處故
甘泉汾陰之水之脈呼為澤中而謂云東之小陽失其本意此自
經書八則無非後世辨正之辭故矯矯之云云聖賢誰見漢書音義

二年春正月詔曰朕以不德肇受元命夙夜兢兢不遑假寢思平
世難救濟黎庶上答神祇下慰民望是以眷眷勤求俊傑將與勳
力共定海內苟在同心與之偕老今使持節督幽州領青州牧遼
東太守燕王父噲賊虜隔在一方雖乃心於國其路靡緣今因天
命遠遣二使款誠顯露章表殷勤朕之得此何喜如之雖湯遇伊
尹周獲呂望世祖未定而得河右方之今日豈復是過普天一統
於是定矣書不云乎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大赦天下與之更始
其明下州郡咸使聞知特下燕國奉宣詔恩令普天率土備聞斯

慶三月遣舒綜還使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等將兵萬

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太守平樂侯天地失序皇極不建元惡大惡作

書于民海內分崩羣生墮滅雖同餘黎民靡有孑遺方之今日亂有其焉朕受歷數君臨萬國夙
夜戰戰念在弭難若涉淵水罔知攸濟是以把旄杖鉞前除凶虐自東山西靡皇靈靈靈荷力所及
民無災害雖賊虜貴種未失宰馮酒擊因枯木待時而斃惟將軍天姿特達兼包文武觀瞻觀變
審於去就輪越險阻顯致赤心肇建大計為天下先元勳巨績存於古人雖昔賞融會集隴首卒
占西河以定光武休名美實豈復是過欽嘉雅尚朕實欣之自古聖帝明王建化垂統以圖褒德
以禱報功功大者祿厚德盛者禮崇故周公自夾輔之勞太師有鷹揚之功並啓土宇兼受備物
今將軍規萬年之計建不世之略絕僭逆之虜順天人之附濟成其策力無與比齊魯之爭吳足
言哉詩不云乎無言不野無德不報今以幽青二州十七郡七十縣封君為燕王使持節守太常
張彌授君驪綬策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錫君玄土首以白茅爰契爾龜用
錫冢社方有戎事典統兵馬以大將軍曲恭麾輜督幽州青州牧遼東太守如故今加君九錫其
敬總後命以君三世相承保級一方寧集四郡調及照俗民吏安業無或懼武是用錫君大輅皮
絡玄牡二駟君務在勸農畜人成功倉庫盈積官民俱豐是用錫君象冕之服赤舄副焉君正化
以德敬下以禮敦義崇謙內外咸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君宣導休風懷保遠遠人迴而莫不
影附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運其才略官方任賢顯直措枉舉善必舉是用錫君虎賁之士百人
君戎馬暨濟威震遐方糾虔天刑彰厥有罪是用錫君鉄鉞各一君文和於內武信於外國討逆
而折衝掩難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君忠勤有劬溫恭為德明允篤誠厥手朕
心是用錫君鉉幣二白珪璜副焉欽哉舉朝大臣自丞相雍已下皆諫以為
淵未可信而寵待太厚但可遣吏兵數百護送舒綜權終不聽臣私

用萬人是何不愛其民存虐之其手此役也非惟開案實為無道
于魏沒其兵資權大怒欲自征淵江表傳載鬱怒曰朕年六十世事難易朕所不淵果斬彌等送其首

尚書僕射薛綜等切諫乃止是歲權向合肥新
城遣將軍全琮征六安皆不克還吳書曰初張紘許晏等俱到襄平官屬從者四

以中使秦曰張紘許晏等俱到襄平官屬從者四
贊領戶二百並重可三四百人且穿皆舍於民家仰其飲食積四十許日且與

孫劉命自京於此與死以何具今觀此郡形勢其勢若一旦同心焚燒城郭殺其長吏為國報恥
然後伏死是以無恨竟也論生苟活是為因勢守職等然之於是陰相約結常用八月十九日夜

不及旅旅德帝扶杖與俱山行六七百里則益困不復能前外草中相與悲泣羣曰吾不
幸創生死以無日卿者人宜速進道黃竹所達空相守俱死於窮谷之中何益也德曰萬里流離

三年春正月詔曰兵久不輟民困於征伐或不登其寬諸逋勿復
督課夏五月權遣陸遜諸葛瑾等屯江夏沔口孫韶張承等向廣

陵淮陽權率大眾圍合肥新城是時蜀相諸葛亮出武功權謂魏
明帝不能遠出而帝遣兵助司馬宣王拒亮自率水軍東征未至

壽春權退還孫韶亦罷秋八月以諸葛恪為丹陽太守討山越九
月朔隕霜殺穀冬十一月太常潘濬平武陵蠻夷事畢還武昌詔

復曲阿為雲陽丹徒為武進廬陵賊李桓羅厲等為亂
四年夏遣呂岱討恒等秋七月有雹魏使以馬求易珠璣翡翠璫

璫權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馬何苦而不聽其交易
五年春鑄大錢一當五百詔使吏民輸銅計銅界直設盜鑄之科

二月武昌言甘露降於禮賓殿輔吳將軍張昭卒中郎將吾粲獲
李桓將軍唐咨獲羅厲等自十月不雨至於夏冬十月彗星見于

東方鄱陽賊彭旦等為亂

東方鄱陽賊彭旦等為亂

六年春正月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制人情之極痛也賢者
割哀以從禮不肖者勉而致之世治道泰上下無事君子不奪人
情故三年不逮孝子之門至於有事則殺禮以從宜要經而處事
故聖人制法有禮無時則不行遭喪不奔非古也蓋隨時之宜以
義斷恩也前故設科長吏在官當須交代而故犯之雖隨糾坐猶
已廢曠方事之殷國家多難凡在官司宜各盡節先公後私而不
恭承甚非謂也中外羣寮其更平議務令得中詳爲節度顧譚議
以爲奔喪立科輕則不足以禁孝子之情重則本非應死之罪雖
嚴刑益設違奪必少若偶有犯者加其刑則恩所不忍有減則法
廢不行愚以爲長吏在遠苟不告語勢不得知比選代之間若有
傳者必加大辟則長吏無廢職之負孝子無犯重之刑將軍胡綜
議以爲喪紀之禮雖有典制苟無其時所不得行方今戎事軍國

異容而長吏遭喪知有科禁公敢干突苟念聞憂不奔之恥不計
爲臣犯禁之罪此由科防本輕所致忠節在國孝道立家出身爲
臣焉得兼之故爲忠臣不得爲孝子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若故違
犯有罪無赦以殺止殺行之一人其後必絕丞相雍奏從大辟其
後吳令孟宗喪母奔赴已而自拘於武昌以聽刑陸遜陳其素行
因爲之請權乃減宗一等後不得以爲比因此遂絕二月陸遜討
彭且等其年皆破之冬十月遣衛將軍全琮襲六安不克諸葛恪
平山越事畢北屯廬江

赤烏元年春鑄當千大錢夏呂岱討廬陵賊畢還陸口秋八月武
昌言麒麟見有司奏言麒麟者太平之應宜改年號詔曰間者赤
烏集於殿前朕所親見若神靈以爲嘉祥者改年宜以赤烏爲元
羣臣奏曰昔武王伐紂有赤烏之祥君臣觀之遂有天下聖人書

策載述最詳者以爲近事既嘉親見又明也於是改年步夫人卒
追贈皇后初權信任校事呂壹壹性苛慘用法深刻太子登數諫
權不納大臣由是莫敢言後壹姦罪發露伏誅權引咎責躬乃使
中書郎袁禮告謝諸大將因問時事所當損益禮還復有詔責數
諸葛瑾步騭朱然呂岱等曰袁禮還云與子瑜子山義封定公相
見竝以時事當有所先後各自以不掌民事不肯便有所陳悉推
之伯言承明伯言承明見禮泣涕懇惻辭旨辛苦至乃懷執危怖
有不自安之心聞此悵然深自刻怪何者夫惟聖人能無過行明
者能自見耳人之舉厝何能悉中獨當已有以傷拒衆意忽不自
覺故諸君有嫌難耳不爾何緣乃至於此乎自孤典軍五十年所
役賦凡百皆出於民天下未定孽類猶存士民勤苦誠所貫知然
勞百姓事不得已耳與諸君從事自少至長髮有二色以謂表裏

足以明露公私分計足用相保盡言直諫所望諸君拾遺補闕孤

亦望之昔衛武公年過志壯勤求輔弼每獨歎責江表傳曰權又云天上

之裴衆之所積也夫能以駭致純不惟積乎故能用衆力則無敵於天下矣能用衆智則無難於聖人矣且布衣韋帶相與交結分成好

合尚污垢不異今日諸君與孤從事雖君臣義存猶謂骨肉不復

是過榮福喜戚相與共之忠不匿情智無遺計事統是非諸君豈

得從容而已哉同船濟水將誰與易齊桓諸侯之霸者耳有善管

子未嘗不歎有過未嘗不諫諫而不得終諫不止今孤自省無桓

公之德而諸君諫諍未出於口仍執嫌難以此言之孤於齊桓良

優未知諸君於管子何如耳久不相見因事當笑共定大業整齊

天下當復有誰凡百事要所當損益樂聞異計匡所不逮

二年春江表傳載權正月詔曰鄭史者宿衛之臣古之命士也問者三月遣使者羊衛

鄭胄將軍孫怡之遼東擊魏守將張持高慮等虜得男女又上馬

沛國人父札才學博達權為驃騎將軍以札為從事中郎與張昭孫邵共定朝議其少子有文
武容局少知名舉賢良特選建安太守召壹賓客於郡犯法收司獄考意壹懷後密書曹
大怒召曹還潘濬陳表皆為請得釋後拜官信被尉往救公孫淵已為魏所破還遣魏金吾子壹
字曼季有文學操行與陸雲善與雲詩相往反司空張華辟未就卒臣松之聞孫怡者東州人
非權之宗也

零陵言甘露降夏五月城沙羨冬十月將軍蔣祕南討夷賊
祕所領都督廖式殺臨賀太守嚴綱等自稱平南將軍與弟潛共
攻零陵桂陽及搖動交州蒼梧鬱林諸郡眾數萬人遣將軍呂岱
唐咨討之歲餘皆破

三年春正月詔曰蓋君非民不立民非穀不生頃者以來民多征
役歲又水旱年穀有損而吏不良侵奪民時以致飢困自今以來
督軍郡守其謹察非法當農桑時以役事擾民者舉正以聞夏四
月大赦詔諸郡縣治城郭起譙樓穿溝發渠以備盜賊冬十一月
民飢詔開倉廩以賑貧窮

四年春正月大雪平地深三尺鳥獸死者大半夏四月遣衛將軍

全琮略淮南決芍陂燒安城邸閣收其人民威北將軍諸葛恪攻

六安琮與魏將王凌戰于芍陂中郎蔣秦晃等十餘人戰死車騎

將軍朱然圍樊大將軍諸葛瑾取相中

漢書春秋曰零陵太守吸札言于權曰
今天葉曹氏喪誅累見虎爭之際而幼
童位事陛下身自御戎取亂侮人宜滌荆揚之地舉強寇之敵使強者執戰羸者轉運西命益州
軍于龐右授諸葛瑾朱然大眾指事襄陽陸遜朱桓別征壽春大駕入淮陽歷青徐襄陽壽春困
於受敵長安以西務對蜀軍討洛之衆勢必分難倚角瓦解民必內應將帥對向或失便益一軍
敗續則三軍離心便當秣馬脂車陵陷城邑乘勝逐北以定華夏若不悉軍動眾禍前輕舉則不
足大用易於前退民疲感消時任
力竭非出兵之策也權弗能用之五月太子登卒是月魏太傅司馬宣王救

樊六月軍還閏月大將軍瑾卒秋八月陸遜城邾

五年春正月立子和為太子大赦改禾興為嘉興百官奏立皇后

及四王詔曰今天下未定民物勞瘁且有功者或未錄饑寒者尚

未恤復割土壤以豐子弟崇爵位以寵妃妾孤甚不取其釋此議

三月海鹽縣言黃龍見夏四月禁進獻御減太官膳秋七月遣將

軍犇友校尉陸凱以兵三萬討珠崖儋耳是歲大疫有司又奏立

后及諸王八月立子霸為魯王

六年春正月新都言白虎見諸葛恪征六安破魏將謝順營收其民人冬十一月丞相顧雍卒十二月扶南王范旃遣使獻樂人及方物是歲司馬宣王率軍入舒諸葛恪自皖遷于柴桑

七年春正月以上大將軍陸遜為丞相秋宛陵言嘉禾生是歲步騭朱然等各上疏云自蜀還者咸言欲背盟與魏交通多作舟船繕治城郭又蔣琬守漢中聞司馬懿南向不出兵乘虛以掎角之反委漢中還近成都事已彰灼無所復疑宜為之備權揆其不然曰吾待蜀不薄聘享盟誓無所負之何以致此又司馬懿前來入舒旬日便退蜀在萬里何知緩急而便出兵乎昔魏欲入漢川此間始嚴亦未舉動會聞魏還而止蜀寧可復以此有疑邪又人家治國舟船城郭何得不獲今此間治舟船城郭以禦蜀邪人言若

不可信朕為諸君破家保之蜀竟自無謀如權所等

江表傳曰權所等皆將也叛而殺其

及子足更妻夫夫子棄父其傷義教自今勿殺也

八年春二月丞相陸遜卒夏雷霆犯宮門柱又擊南津大橋楹茶

陵縣鴻水益出流漂居民二百餘家秋七月將軍馬茂等圖逆夷

三族

吳歷曰茂本淮南鍾離長而為王凌所失叛歸吳吳以為征西將軍九江太守外部督封侯領千餘權賊出苑中與公卿諸將射茂與兼符節今未貞無難督虞欽牙門將朱志等

八月大赦遣校尉陳

勳將屯田及作士三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城通會

市作邸閣

九年春二月車騎將軍朱然征魏柤中斬獲千餘夏四月武昌言

甘露降秋九月以驃騎步騭為丞相車騎朱然為左大司馬衛將

軍全琮為右大司馬鎮南呂岱為上大將軍威北將軍諸葛恪為

大將軍

江表傳曰是歲權詔曰謝宏往日陳壽大異去以廣貨故聽之今則意不以為便其省息之歸為器物官勿復出也若家有者勅以輸藏也直勿有所疑也

十年春正月右大司馬全琮卒琮傳曰是歲暹羅遣使於南越以請封爵

二月權適南宮三月改作太初宮諸將及州郡皆義作江表傳

夏五月丞相步騭卒冬十月赦死罪江表傳曰建業宮乃朕從京來所作將軍府寺耳材柱石皆以腐朽常恐損壞今不復西可從武昌宮材瓦更繕治之有司奏言曰武昌宮已二十八歲恐不堪用宜下所修通更代改權曰大禹以卑宮為美今軍事未已所在多賦若更通

陽言白虎仁魏應圖曰白虎仁者王者不暴虐則白虎不害也三月宮成夏四月雨雹雲陽言黃龍見五月鄱

道以有天下故符瑞應之所以表德也朕以不明何以臻茲書云

雖休勿休公卿百司其勉修所職以匡不逮

十二年春三月左太司馬朱然卒四月有兩烏銜鵲墮東館丙寅

驃騎將軍朱據領丞相燧鵲以祭吳錄曰六月戊戌寶鼎出臨平湖八月庚子白鵲見於章安

十三年夏五月日至熒惑入南斗秋七月犯魁第一二星而東八月

丹陽句容及故鄣寧國諸山崩鴻水溢詔原逋責給貸種食廢工

子和處故鄣魯王霸賜死冬十月魏將文欽僞叛以誘朱異權遣

呂據就異以迎欽異等持重欽不敢進十一月立子亮為太子遣

軍十萬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十二月魏大將軍王昶圍南郡荆

州刺史王基攻西陵遣將軍戴烈陸凱往拒之皆引還庾闡揚都賦注曰烽火以炬置

年立后孤山頌詩云江相望或百里或五十二十里至則舉以相告一又可行為里孫權時合舉舉火於西陵鼓三竟遠吳郡南沙

太元元年夏五月立皇后潘氏大赦改年初臨海羅陽縣有神自

稱王表表孫曰魏陽今安固縣周旋民間語言飲食與人無異然不見其形又有

一婢名紡績是月遣中書郎李崇齋輔國將軍羅陽王印綬迎表

表隨崇俱出與崇及所在郡守令長談論崇等無以易所歷山川

輒遣婢與其神相聞秋七月崇與表至權於蒼梧門外為立第舍

敷使近臣齋酒食往表說水旱小事往往於驗

志衰謬 臣在側廢適立庶以妾為妻可謂多涼德矣而偽設符命求福妖邪精凶之兆亦顯乎 秋八月朔大風江海涌溢平地

深入尺吳高陵松栢斯拔郡城南門飛落冬十一月大赦權祭南

郊還寢疾吳錄曰權得風疾 十二月驛徵大將軍恪拜為太子太傅詔省綠

役減征賦除民所患苦

二年春正月立故太子和為南陽王居長沙子奮為齊王居武昌

子休為琅邪王居虎林二月大赦改元為神鳳皇后潘氏薨諸將

吏數詣王表請福表去夏四月權薨時年七十一諡曰大皇帝

秋七月葬蔣陵傅子曰孫策為人明果斷新勇蓋天下以父際業先少而合其兵將以報以為腹心有陸議諸葛諸步騭以為股肱有呂範等以為爪牙分受職乘間伺隙且不安動故嚴以嚴而江南安

評曰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向踐之奇英人之傑矣故能自

擅江表成鼎峙之業然性多嫌忌果於殺戮暨臻末年彌以滋甚

至于讒說殄材亂嗣廢斃馬融注命書曰殄絕也絕君子之行 豈所謂貽厥孫謀以燕翼

子哉其後葉陵遲遂到復國未必不由此也謂子之以為孫權橫廢無罪之

桑皓若權不廢和皓為世適終至滅亡有何異哉此而助喪國由於昏虐不在於廢和也設使亮保國祥休不早死則皓不得立則吳不亡矣

